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7 April 2025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2025 年 4 月 14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缺席期间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并根据第
[2725\(2024\)](#)号决议第 2 段，随函转递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苏丹问题专家小组
的最后报告。

该报告已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提交委员会，并于 2025 年 4 月 9 日由委员会
审议。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安全理事会
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缺席期间代理

热罗姆·博纳方(签名)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摘要

2024 年，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达尔富尔的大部分地区，采用多方面策略来巩固权力。这包括对境内流离失所者进行有针对性的袭击，实施与冲突有关的广泛性暴力，煽动社区间暴力以主张历史上有争议的领土，以及拘留被认为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人。与此同时，活动范围仅限于法希尔等孤立据点的苏丹武装部队无差别实施大规模空袭，并与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和新招募民兵结盟，在战略地区发动地面攻势。

冲突的中心地区是法希尔。战斗开始时，苏丹武装部队对该市由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居民区实施了空中轰炸，这标志着自 2023 年以来由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和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分治的停火协议崩溃。随后发生了地面对抗，苏丹武装部队与达尔富尔一些团体的主要指挥官结成同盟，促成组建一支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夺取了包括缓冲区在内的关键地区的控制权。快速支援部队采用了类似于在尼亚拉、扎林盖和朱奈纳使用的战术，通过长时间交火和协调攻击，向市中心推进。

平民在冲突中首当其冲，仅法希尔就有 47 万多人流离失所，还有更多人遭到任意逮捕、性暴力和定点杀害。由于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利用官僚程序和检查站控制资源，阻碍援助物资的运送，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复杂化。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的平民面临严重粮食短缺和普遍暴力，苏丹武装部队的无差别空袭也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使城市人口陷入困境，处境脆弱。

快速支援部队利用后勤网络，借助区域和国际关系维持其活动。它可获取先进武器，而且有分散的供应链，使其能够对抗苏丹武装部队的空中优势。这些行动得到非法经济活动的支持，包括掠夺阿拉伯胶和黄金等资源。

达尔富尔冲突的区域影响超出了苏丹边界，破坏了乍得、利比亚和南苏丹等邻国的稳定。跨界招募和跨国社群动员活动加剧了区域不安全。国际调解努力受到相互竞争的利益和根深蒂固的立场的阻碍，未能解决冲突的根本驱动因素，也未能找到解决冲突的可行途径。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5
二. 冲突动态	5
A. 武装行为体及其战争策略不成体系和大量增多	5
B. 基于族裔的招募	7
三. 法希尔	8
A. 冲突的由来	8
B. 法希尔交战各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10
C. 交战方的指挥和控制结构	14
D. 法希尔交战中的无人机使用	15
四. 达尔富尔各地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的暴力事件	15
A. 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存在广泛、有针对性的攻击境内流离失所者行为	16
B. 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普遍存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17
C. 乌姆卡达达和阿特泰维沙(北达尔富尔)的暴力	17
五. 苏丹武装部队在达尔富尔各地实施广泛、无差别空袭	18
六. 交战方阻挡人道主义援助	19
七. 冲突对区域安全与稳定的影响	20
A. 乍得	20
B. 利比亚	21
C. 中非共和国	22
D. 南苏丹	23
八. 达尔富尔冲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23
A. 利比亚	23
B. 乍得	24
C. 南苏丹	24
九. 调解举措	24
A. 非洲联盟(非盟)和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	25
B. 日内瓦会谈	25

十. 武装团体资金筹措	26
A. 走私阿拉伯胶(苏解/米纳维派和快速支援部队).....	26
B. 金矿开采(苏解/瓦希德派和快速支援部队).....	28
C. 四轮驱动车辆	28
十一. 达尔富尔的武器供应和流动	28
A. 外部对快速支援部队的支持	29
B. 快速支援部队后勤物流	29
C. 尼亚拉空运：替代性补给渠道	30
D. 对快速支援部队物资的拦截	31
E. 苏丹武装部队的空投	31
F. 达尔富尔军火黑市的扩散	32
十二. 建议	33
附件	34

一. 引言

1. 安全理事会在第 2725(2024)号决议第 2 段中请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经与委员会讨论后，至迟于 2025 年 1 月 13 日向安理会提交载有结论和建议的最后报告。专家小组在本报告中概述了其调查结果。
2. 专家小组于 2024 年 11 月访问了苏丹港。它与签署《朱巴和平协议》的达尔富尔武装运动成员、过渡主权委员会成员易卜拉欣·加比尔将军以及情报总局、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军事情报局、外交部、内政部、国家协调机制、¹ 和平委员会和打击暴力侵害儿童和妇女行为股的人员举行了会议。专家小组谨表示感谢苏丹政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向专家小组以及为其访问苏丹港提供的支持。
3. 此外，专家小组与一些对话者见了面并进行了电话访谈，其中包括苏丹政府、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达尔富尔武装运动、《和平朱巴协议》签署方和非签署方的人员以及民间社会的代表，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暴力受害者和目击者、妇女组织及地方社群成员。专家小组还会见了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以及外交界的代表。专家小组在任务期间访问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遗憾的是，尽管与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了正式通函并在纽约进行了接触，但乍得没有回应专家小组关于访问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的请求。
4. 专家小组的工作方式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建议的最佳做法和方法(见 S/2006/997)(见附件 1)。

二. 冲突动态

A. 武装行为体及其战争策略不成体系和大量增多

5. 武装行为体不成体系和大量增多，而且军事空间和平民空间相互重叠，塑造了暴力的动态。这导致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1. 苏丹武装部队和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
 6. 2024 年，达尔富尔冲突各方的军事策略截然不同，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和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² 竞相夺取和巩固对该地区的控制。苏丹武装部队的实际存在有限，主要是驻扎在法希尔的一个小特遣队。它严重依赖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和民兵开展地面行动(见下文第三节)。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和民兵以及快速支援部队的战斗人员成为主要地面战斗人员，在北达尔富尔州法希尔等有争议领土上进行直接对抗。苏丹武装部队军事策略

¹ 协助专家小组访问苏丹港的机制。

² 这是一支由《朱巴和平协议》若干签署团体的成员组成的部队，这些团体包括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苏解/米纳维派)、正义与平等运动-吉布里尔·易卜拉欣派(正义运动)、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过渡委员会——奥斯曼·阿卜杜勒·贾巴尔(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奥斯曼·阿卜杜勒·贾巴尔派)和苏丹解放力量——阿卜杜拉·詹纳(苏丹解放力量联盟-詹纳派)。见第 30 段和 S/2024/65。

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对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领土和有争议地区进行进攻性军事飞越和大规模无差别空袭。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6 段禁止此类军事飞越和无差别空袭，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人道法，构成战争罪(见下文第五节)。

2. 快速支援部队

7. 在涵盖达尔富尔大部分地区的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地区，快速支援部队采用了一种制造恐惧和巩固控制的策略。此策略包括有针对性地袭击境内流离失所者，煽动暴力夺取历史上有争议的地区，实施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以及针对被认为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个人进行系统性任意逮捕和拘留。这些行为要么强化了快速支援部队的主导地位，要么使效忠民兵得以代表快速支援部队行事，从而进一步巩固他们对该地区的控制。

3. 达尔富尔武装团体

8. 2024 年，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进一步分裂(见 S/2024/65，第 7 至 12 段)。效忠对象的转变在当地形成了新的动态，各团体因政治和军事策略而分裂。一些军事领导人选择与苏丹武装部队合作，另一些则寻求保持独立，加深了各运动内部的分歧。如下文所述，驻在法希尔的几名指挥官宣誓效忠苏丹武装部队，此举违反了当地停火条款，并使该市的军事行动升级(见第 20 段)。³

表 1
效忠苏丹武装部队和无联盟力量的领导人和指挥官

团体	政治领导人	达尔富尔主要指挥官
效忠苏丹武装部队		
苏解/米纳维派	Minni Minawi	Juma Haggar
正义运动	Gibril Ibrahim	Tijani Duhaib
苏丹解放力量联盟/詹纳派	阿卜杜拉·詹纳	Aboud Adam Khater
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奥斯曼·阿卜杜勒·贾巴尔派	Salah Adam Tor “Rasas”	Osman Abdul Jabar Osman
无联盟力量		
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	Al-Hadi Idris	Saleh Osman, known as Jabal Si
苏丹解放力量联盟	Al-Tahir Hajar	Ahmed Abu Tonga and Abdulrahim Yagoup
正义运动/桑达尔派	Suleiman Sandal	Mohamed Bushara Yahya “Disco”
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苏解/瓦希德派)	阿卜杜勒·瓦希德	Yusif Ahmed Yusif “Karjakola”

³ Juma Haggar(苏解/米纳维派)、阿卜杜拉·詹纳(苏丹解放力量联盟/詹纳派)、奥斯曼·阿卜杜勒·贾巴尔(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奥斯曼·阿卜杜勒·贾巴尔派)和 Tijani Duhaib(正义运动)。

B. 基于族裔的招募

9. 交战方继续进行广泛的基于族裔的招募。他们继续依靠在社群一级集结的当地武装民兵，他们对这些民兵进行动员、为其提供后勤支持并将其用作辅助部队(见 S/2024/65，第 19 段)。

1. 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⁴

10. 5 月，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加强了在北达尔富尔州的招募活动，以巩固对法希尔和战略补给路线的控制。继 5 月 11 日法希尔事件之后，5 月 15 日在靠近乍得边界的达尔扎格哈瓦(扎格哈瓦人的家园)行政中心 Um Haras 村召开了扎格哈瓦会议。会议最终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动员扎格哈瓦成员，作为对抗快速支援部队的对策。这一动员分两个阶段：招募民兵成员；将民兵战士编入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

11. 招募事宜主要由扎格哈瓦理事会协调，该委员会设立于 2005 年，由苏丹各地超过 45 名扎格哈瓦社区领袖组成。扎格哈瓦理事会在组织动员工作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确保了社区的广泛参与。这些举措是扎格哈瓦人长期以来对快速支援部队的敌视所推动的，快速支援部队对他们在北达尔富尔的领土据点构成了感知上的生存威胁。扎格哈瓦社区包括明尼·米纳维和吉布里尔·易卜拉欣等知名人士，这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动机。在北达尔富尔各地，特别是在苏解/米纳维派和正义运动仍设有两个主要训练营地的 Kornoï 和 Umm Barru 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招募活动(S/2022/48，第 58 段)。

12. 10 月和 11 月，扎格哈瓦的知名政治、军事和社区领导人前往苏丹港。在访问期间，他们与苏丹武装部队和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部队进行了接触，以加强军事合作。经过商讨，最终导致扩大了招募。

13. 有了这一联盟的加持，招募工作促成维持了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在包括法希尔在内关键地点的行动能力(见第三节)。这一做法突出表明，将扎格哈瓦等达尔富尔非阿拉伯社区纳入苏丹武装部队的更广泛军事行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反映了对富尔人和马萨利特人等其他社群采取的类似策略(见 S/2024/65，第 19-27 段)。

2. 快速支援部队

14. 根据 2023 年的招募战略(见 S/2024/65，第 28 至 30 段)，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利用达尔富尔各阿拉伯社群的共同阿拉伯身份认同感。这一做法有效维持了马哈米德和马哈里亚等历来敌对的团体之间的团结，这两个团体在强化快速支援部队队伍方面仍然起着关键作用。⁵ 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与当地原有行政当局和社区领导人保持密切协调，特别是在中达尔富尔、南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在那些地

⁴ 本节所依据的是 2024 年 5 月至 11 月与 30 名对话者进行的访谈，包括社区领袖和相关武装团体。

⁵ 2024 年 5 月至 11 月与快速支援部队成员进行的访谈。

区按族裔招募人员。⁶ 最大规模的招募活动发生在北达尔富尔，特别是在库马、巴斯里、萨拉夫奥姆拉、库图姆和凯卜卡比耶(北达尔富尔)。⁷

15. 11 月底，媒体报道说，在达尔富尔有哥伦比亚雇佣军，据称他们受雇于一家私营保安公司，为快速支援部队提供支持。⁸ 11 月 28 日，哥伦比亚外交部承认在达尔富尔存在哥伦比亚雇佣军，并宣布成立一个特别即时反应小组，以确保哥伦比亚国民安全返回。⁹ 根据专家小组收集的信息，这些指控是可信的。¹⁰ 哥伦比亚政府就其国民卷入达尔富尔冲突一事向苏丹政府正式道歉(见附件 2)。

三. 法希尔

16. 2024 年，关键战略军事地点爆发战斗(见第十一.B 节和附件 5)，法希尔成为达尔富尔冲突的中心地区。作为北达尔富尔州的行政首都和该州唯一有苏丹武装部队存在的地区，它是争夺领土控制权的一个关键战场。随后发生了激烈的城市战，伴随猛烈的炮火轰炸，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人口稠密区，包括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发生地面交火，苏丹武装部队实施了空袭。

A. 冲突的由来

17.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1 月，在北达尔富尔前州长尼米尔·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斡旋下实现停火后，法希尔经历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这一停火导致分割了这座城市，由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和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分别控制。快速支援部队被分配到该市北部，在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联合部队控制下建立了一个中央缓冲区，以保护平民，而苏丹武装部队则控制位于市中心的第 6 步兵总部(见 S/2024/65)。¹¹

18. 停火一直持续到 2024 年初，但冲突逐渐展开，其根源可追溯到年初的几个月。2 月至 3 月，苏丹武装部队失去了对杰济拉州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因而它将重点转向法希尔，从达尔富尔各地调派增援部队，以巩固其阵地。这一战略转变促使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民兵和快速支援部队同时调动起来，各自努力确保守住自己的阵地(见第二.A 节)。

⁶ 2024 年 5 月至 11 月与不同阿拉伯社群成员、社区领袖和快速支援部队成员进行的访谈。

⁷ 2024 年 8 月至 11 月在坎帕拉、恩德培、亚的斯亚贝巴以及通过电话，与苏解/瓦希德派和苏解-米纳维派的前成员和现成员以及乍得东部和北达尔富尔的扎格哈瓦社群进行的访谈。

⁸ <https://x.com/saeneen/status/1859637477398446086?s=48>。

⁹ 见 <https://x.com/cancilleriacol/status/1862285076219752617?s=48>。

¹⁰ 2024 年 11 月与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¹¹ 联合部队击退了苏解/米纳维派、苏丹解放力量联盟、正义与平等运动(正义运动)和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过渡委员会的战斗人员。这一停火安排还包含一项关于使用后勤路线和包括 Mellit(位于法希尔以北 70 公里)在内主要城镇的协议。历史上，Mellit 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连接北达尔富尔与利比亚和乍得的货物、牲畜和资源贸易。该协议确保所有行为体都可以取道 Mellit 来满足其后勤需求。(见专家小组 2023 年中期报告和专家小组 2024 年第一季度最新情况报告)。

19. 与此同时，苏丹武装部队对法希尔东北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发动了军事飞越和无差别空袭。¹² 他们的目标是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而快速支援部队自停火协议签署以来已加强其在该市北部的阵地。其后，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东部和北部居民区发生零星地面冲突。¹³ 在此期间，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的联合部队保持中立，重点保护该市中部和南部地区。

20. 到 4 月中旬，局势出现恶化，联合部队主要战地指挥官最初拒绝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后来又宣布效忠苏丹武装部队(见 S/2024/65)。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指挥官包括 Juma Haggat(苏解/米纳维派)、阿卜杜拉·詹纳(苏丹解放力量联盟/詹纳派)、奥斯曼·阿卜杜勒·贾巴尔(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奥斯曼·阿卜杜勒·贾巴尔派)和 Tijani Duhaib(正义运动/吉布里尔·易卜拉欣派)。其结果是，这些指挥官组建了一支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在一个统一的指挥和控制单位领导下开展行动，并控制了先前建立的缓冲区。不同的是，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哈迪·伊德里斯和苏丹解放力量联盟/塔希尔·哈贾尔保持中立，并撤出了该市。

21. 联合部队与苏丹武装部队的结盟引发了激烈的城市战，各武装行为体争夺对法希尔的控制权。在整个冲突期间，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继续集中力量确保守住大市场 and 第 6 步兵师总部等重要地区，而快速支援部队则集中力量包围苏丹武装部队的阵地，切断补给线。快速支援部队的军事战术沿袭了类似于在苏丹武装部队所控制的尼亚拉、扎林盖和朱奈纳等其他城市采取的行动模式(见 S/2024/65)。这种模式包括长时间的地面交战和炮击，最终集中攻击位于市中心的师部。

22. 5 月中旬到 6 月中旬，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平民区，特别是在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居民区进行了重炮轰击和直接地面对抗。与此同时，苏丹武装部队加强了对人口稠密地区的空袭，以支持其地面行动(见第五节)。¹⁴ 平民向专家小组报告说，该市西部、南部和东部地区经常发生“上午炮击”。¹⁵ 冲突的激烈程度在 6 月中旬达到顶峰，其后快速支援部队改变战术，从直接、长时间对抗改为零星、打了就跑的袭击以及从东北郊区实施机动远程炮击。导致这一变化的是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 Abdallah 的死亡和雨季的到来，雨季阻碍了部队行动并切断了补给线。

¹² 专家小组核对了 1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期间的 18 次空袭。空袭方式见附件 1。

¹³ 这几个月受影响最严重的居民区包括该市东部的 Nasser、El Nakhel 和 Gadeed el Sayl 地区、法希尔北部的 Mellit Gate 和法希尔北部的 Abu Shouk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2024 年 5 月至 7 月在法希尔与 40 多名目击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联合部队成员进行的访谈。

¹⁴ 5 月 11 日和 6 月 16 日，专家小组核对了 10 次空袭。在此期间受影响的居民区包括：法希尔东部地区，如：Gashlack Aj Jaish、Al Wefaq、Azama、Gashlack Aj Jaish、Essalam、Al-Kifah、Al-Safa 和 Al-Kahraba；法希尔东南部地区，如：Al Salam、Al Wihda 和 Al Jawama'a；南部地区，包括 Essalam、South Al-Inqaz 和 Deim Silk。2024 年 5 月至 7 月与 40 多名目击者、地方监测员和不同武装行为体成员进行的访谈。

¹⁵ 2024 年 5 月至 6 月与 20 多名目击者进行的访谈。

23. 在整个 7 月和 8 月，快速支援部队继续采用打了就跑的袭击来巩固其控制，使以前有人居住的地方无法居住。与此同时，苏丹武装部队则在东部和东南部居民区的平民居住区实施空袭和猛烈炮击，这一策略暂时阻止了快速支援部队的推进。

24. 到 9 月，快速支援部队开始针对市中心苏丹武装部队和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的防御阵地，包括大市场和周围居民区发动攻势。冲突后来升级，快速支援部队从多个方向展开协调攻击，击溃了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的外围防御，并包围了关键设施。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部队控制区缩小，反映他们抵御快速支援部队进攻的能力减弱，特别是快速支援部队通过使用先进武器和战术部署取得了火力优势。11 月底，由于空间缩小，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开始向扎姆扎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移动，引发了快速支援部队对该营地的一系列袭击。¹⁶ 争夺城市控制权的战斗一直持续，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B. 法希尔交战各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¹⁷

25. 在争夺法希尔的战斗中，所有交战方都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犯下了战争罪。¹⁸ 无差别攻击平民和民用物体行为构成战争罪。凌虐平民(包括强奸、杀害、逮捕、拘留和虐待)、强迫流离失所和劫掠构成了交战方的进一步战争罪行。¹⁹

1. 交战方在城市地区进行无差别轰炸和空袭

26. 从 5 月到 11 月，平民不断遭受城市袭击。平民居住区几乎每天都受到重炮和枪弹的袭击。空袭、炮击和流弹击中并摧毁了房屋，造成房屋内的妇女和儿童死亡。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平民住宅、基础设施、医院、市场和清真寺遭到无差别袭击，有时甚至成为袭击目标(见第三节 B.4)。在此期间，平民获得食物和医疗服务的机会有限。

27. 由于该市战火激烈，平民死亡的估计总数难以核实。在编写本报告时，市中心的平民已所剩无几。然而，约有 100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仍留在 Abu Shouk 营地，该营地自 5 月以来受到了各方交火和快速支援部队针对性炮击的严重影响。滞留那里的平民由于缺乏安全撤离路线和高昂撤离费用而被困。

2. 妇女和女童²⁰

28. 妇女和女童在日常劳作或领取食物或取水时被交战方无差别袭击而遭杀害，或者在家中死于无差别枪击、炮击和空袭。7 月，一家初级医院证实了 7 起强奸

¹⁶ 2024 年 11 月与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成员和目击者进行的访谈。

¹⁷ 本节所依据的是 2024 年 5 月至 11 月与 80 多名平民进行的访谈，包括目击者、受影响社区人员、地方监测员、律师、记者、卫生从业人员、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当地抵抗委员会成员的证词。

¹⁸ 习惯国际人道法关于区分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原则的规则 7-10，习惯国际人权法关于禁止无差别攻击的规则 11-14。《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关于保护医院的第 11 条和关于保护平民的第 13 条。

¹⁹ 习惯国际人道法的规则 87、90、93 和 99。

²⁰ 2024 年 6 月至 11 月与目击者、地方监测员、国家组织、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受影响社区居民、当地记者和活动人士进行的访谈。

案，受害者指认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2起)和快速支援部队(1起)为施害者。此外，专家小组还核实了敌对行动期间快速支援部队在该市各居民区推进时发生的强奸模式。强奸事件与袭击住宅、殴打和劫掠财产同时发生(见下文案例)。由于受害者无法获得医疗保健，通信受到严重限制，而且强奸招致污名，强奸案件的数目预计会更高。

3. 袭击和占用住宅：殴打、处决、强奸和劫掠²¹

29. 在敌对行动过程中，快速支援部队及其同盟民兵进入居民区并袭击、劫掠和占用住房，以此作为控制地区和驱赶平民的一种策略。在袭击中，一些平民得以逃离，其他人则遭到殴打，或被枪决，妇女在家人面前遭强奸，财物被劫掠。例如，6月，4名快速支援部队士兵闯入 Thawra 的一户人家，打断一名儿童的手臂，捆绑丈夫并强奸妻子。士兵们抢劫了这个家，这家人随后逃离该市。

30. 交战各方劫掠平民住宅。5月逃离法希尔北部居民区的目击者证实，苏丹武装部队和联合部队劫掠了他们的家以及 Abu Shouk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居民区的其他住家。

4. 无差别攻击和蓄意以重要民用物体为目标²²

31. 交战各方都在人口稠密区实施无差别袭击，破坏了民用物体和关键基础设施，包括住宅、市场、医院和清真寺。国际人道法禁止无差别的攻击和任何以民用物体为目标的行为，这些行为构成战争罪(见如下地图)。²³

32. 快速支援部队以城市市场为目标。大市场多次遭到猛烈炮击，5月20日至少有7人被炸死。7月3日，在快速支援部队炮击该市南部期间，Mawashi 市场遭到猛烈轰炸，至少15人被炸死，至少29人受伤。²⁴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这两个市场一直是攻击目标。例如，9月21日和26日，两市场再次受到严重打击，导致至少30人死亡。

33. 医院和卫生保健中心不断受到袭击。在编写本报告之时，城内仅有的一家卫生保健设施——法希尔妇产科医院(“沙特医院”)——尽管不断受到猛烈炮击，但仍部分运作。5月11日至7月2日，6家医院和卫生保健中心遭到双方炮击。其中有些在收治病人期间多次被击中，情况如下：

- 5月11日，苏丹武装部队的一枚空袭炸弹落在距 Babiker Nahar 儿童卫生保健中心 50 米处，造成天花板倒塌，两名儿童、一名看护人和一名平民死亡

²¹ 2024年6月至11月与目击者、地方监测员、国家组织、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受影响社区居民、当地记者和活动人士进行的访谈。随着快速支援部队扩大攻击范围，在南部和东南部的 Salam、Widha 和 Thawra 等居民区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²² 2024年5月至11月与卫生专业人员、地方监测员、受影响社区居民、当地律师和记者、当地民间社会组织、目击者和受害者进行的访谈。

²³ 习惯国际人道法关于区分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原则的规则 7-10，习惯国际人权法关于禁止无差别攻击的规则 11-14。《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关于保护医院的第11条和关于保护平民的第13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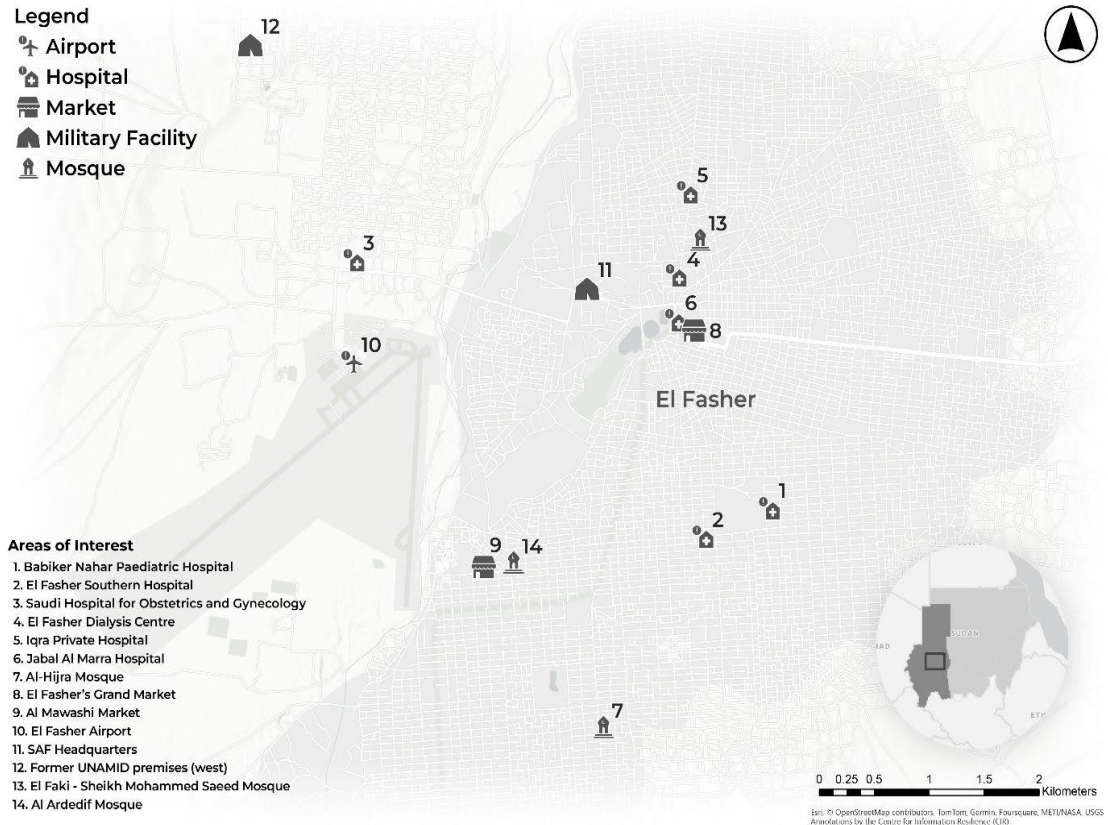
²⁴ 数字来自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司长，以及2024年7月与地方监测员进行的访谈。

- 5月下旬，随着快速支援部队和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之间直接地面对抗加剧，前线更加靠近南方医院。这家医院多次遭到炮击。6月8日，快速支援部队袭击了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正在治疗受伤士兵和平民病人的医院。6月9日，该医院因冲突激烈而关闭
- 6月21日和27日，沙特医院多次遭到快速支援部队的炮击，医院内有病人，只能部分运作。这家对平民至关重要的医院一再成为袭击目标
- 6月23日，快速支援部队炮击并摧毁了达尔富尔的主要透析中心，造成至少94名病人无法接受治疗
- 6月25日，快速支援部队轰炸了Iqra私人诊所
- 7月2日，快速支援部队摧毁了Jabbal Marra私立医院

34. 7月1日至3日，快速支援部队炸毁了三座清真寺。7月1日，Hijrah清真寺遭袭，造成至少11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10名最小年龄为1岁的儿童。不久后，El Faki Saeed清真寺和Al Ardedif清真寺遭到轰炸。

图一

法希尔地图标示受影响民用设施的位置，并显示各方持续、无差别地在人口稠密区实施的袭击。



资料来源：信息保障中心。图片来源：Esri、HERE、© OpenStreetMap 提供人和情报总局用户群、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此地图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使用的指称表述并不意味着为联合国正式认可或接受。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确定)。

5. 尸体和临时坟墓²⁵

35. 目击者不断看到在炮击和空袭中丧生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尸体。例如，5月在Masani居民区，目击者看到街上至少有15具尸体。专家小组约谈了协助埋葬受害者的目击者，受害者中包括许多儿童。晚上，敌对行动平息后，居民们组织起来挖出尸体，将其埋葬在方便进出的墓地。²⁶ 如果做不到，尸体就被埋在居民区内。

6. 任意逮捕和拘留平民²⁷

36. 5月中旬以来，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大规模任意逮捕被怀疑与快速支援部队合作的平民、青年男性、人权活动者和记者。来自阿拉伯社群的青年男性尤其成为攻击目标。被拘留者被带到前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大院，关押在集装箱中长达两周(确切地点见上图第12号位置)。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被拘留者缺乏足够的食物和水。被拘留者受到身心虐待，包括毒打和辱骂。此外，快速支援部队还在城市东部和周边地区大规模任意逮捕和拘留平民，特别是被怀疑是告密者的男子和青年。由于苏丹武装部队对该市东部地区进行了猛烈轰炸，这些被拘留者仍然下落不明。

7. 大规模流离失所

37. 自5月以来，对城市地区的袭击导致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居民区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4月1日以来，至少有47万人流离失所，而且常常是多次流离失所。²⁸ 在城市战的混乱局面中，家庭离散，法希尔的许多儿童长期无人陪伴。

38. 平民经由南部出境点逃离该市，前往Zamzam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Dar Al Salam和北达尔富尔州各地以及尼亚拉和扎林盖。据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协调员说，有2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抵达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苏解/瓦希德派)控制的塔维拉和杰贝勒马拉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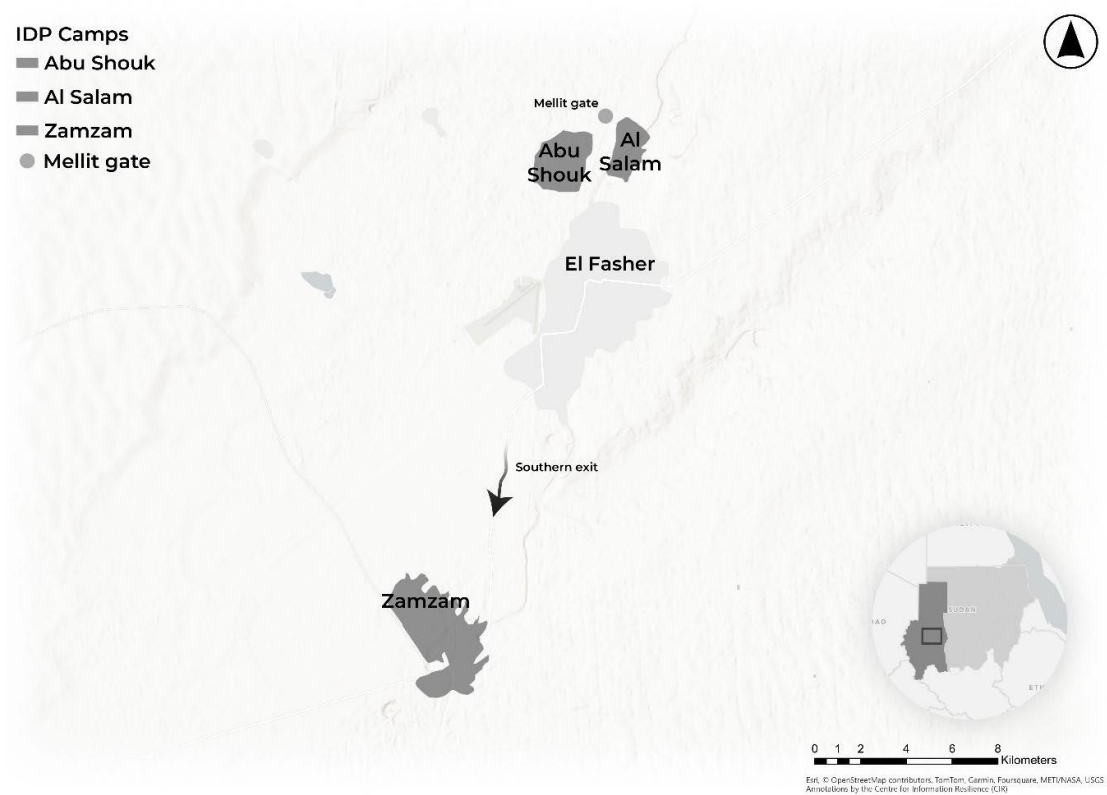
²⁵ 2024年6月至11月与目击者、地方监测员、国家组织、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受影响社区居民、当地记者和活动人士进行的访谈。

²⁶ 南方医院附近的Thawra墓地、Umm al-Qura墓地和Salam墓地都挖掘了坟墓。

²⁷ 本节所依据的是2024年6月至11月与目击者、地方监测员、国家组织、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受影响社区居民、当地记者和活动人士进行的访谈。

²⁸ 见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跟踪信息总库苏丹》，2024年10月17日和2024年11月26日，可查看<https://mailchi.mp/iom/dtm-sudan-focused-flash-alert-conflict-in-north-darfur-state-update-004?e=c095dde85b>和<https://dtm.iom.int/reports/dtm-sudan-mobility-update-11>。

图二
法希尔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南部出境点地图



资料来源：信息保障中心。图片来源：Esri、HERE、© OpenStreetMap 提供人和情报总局用户群、挪威难民理事会、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此地图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使用的指称表述并不意味着为联合国正式认可或接受。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确定)。

C. 交战方的指挥和控制结构

39. 快速支援部队、苏丹武装部队和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的一些重要指挥官监督了法希尔军事行动。他们的战略决策和行动配合在塑造冲突轨迹方面起了极其重要作用，决定了城市内交战的强度和结局。

1. 快速支援部队²⁹

40. 法希尔的行动由快速支援部队北达尔富尔地区指挥官 Sa'ria Al-Nour Ahmed Al Gubba 少将和 Ali Yagoub Gibril 少将监督实施，后者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被杀。他死后，法希尔区指挥官 Geddo Hamdon Abu Shok 接任。

²⁹ 2024 年 6 月至 11 月与当地消息来源，包括达尔富尔各地武装团体成员进行的访谈。

2. 苏丹武装部队³⁰

41. 在这一年中，Mohamed Ahmed Alzafir 将军和他的副手、来自扎格哈瓦社群的 Bakhit Abdalkarim Dabago 以及一名前正义运动成员直接指挥法希尔的苏丹武装部队人员。此外，他们还帮助协调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的地面行动。

3. 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³¹

42. 自 5 月以来，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一直在一个由签署《朱巴和平协议》的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的主要指挥官组成的综合指挥和控制结构下开展行动。这些人包括 Juma Haggar(苏解/米纳维派)、阿卜杜拉·詹纳(苏丹解放力量联盟/詹纳派)、Aboud Adam Khater 中将(苏丹解放力量联盟/詹纳派)和 Tijani Duhaib(正义运动)。苏丹武装部队和联合部队主要通过 Juma Haggar 和 Mohamed Ahmed Alzafir 将军协调各区行动。

D. 法希尔交战中的无人机使用³²

43. 自法希尔的战事加剧以来，观察到主要由快速支援部队使用无人驾驶飞机进行作战和侦察活动。自 2024 年 6 月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军事情报局偶尔使用无人侦察机。³³ 与此同时，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对有限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的做法表示失望，这使人担心这种不平衡有可能会在达尔富尔引发无人机军备竞赛。³⁴ 据目击者称，快速支援部队部署了无人侦察机，用于监测诸如 Silah Tibbi、³⁵ Thawra 和 Radif 等中部和南部地区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的阵地，全球从东部向法希尔发射迫击炮弹。³⁶ 此外，专家小组证实，有人使用战术干扰器保护主要指挥官免受苏丹武装部队可能发动的无人机袭击。

四. 达尔富尔各地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的暴力事件

44. 快速支援部队采用了一种精心策划的策略，在缺乏平民保护的情形下制造恐惧，巩固对地盘的控制。约 55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持续面临根深蒂固的贫困、

³⁰ 2024 年 5 月至 6 月与参与行动的高级指挥官和战斗人员进行的访谈。

³¹ 2024 年 5 月至 6 月与来自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属于综合指挥单位一部分的高级指挥官和政治成员进行的访谈。

³² 本节所依据的是 2024 年 6 月至 11 月的多个独立信息来源、交叉参考信息和三角分析数据以及与直接证人(法希尔居民、快速支援部队人员、苏丹武装部队和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参与者)进行的 17 次访谈，并通过地面来源的照片文件和经核实的社交媒体内容作了进一步证实。

³³ 2024 年 6 月至 9 月期间访谈的直接了解法希尔军事行动的多个独立、经交叉参考的消息来源证实，军事情报局在 2024 年 6 月和 9 月使用了无人侦察机。

³⁴ 2024 年 9 月与来自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的达尔富尔各武装团体高级成员进行的访谈。

³⁵ 在苏丹武装部队第六师总部附近。

³⁶ 2024 年 9 月和 10 月邻近行动区的居民和消息来源的目击叙述。专家小组确定的地区包括 Jabal Halluf、Swilinga、Jabal Bachar，可能还有 Gadeed el Sayl 营地，以及 Mina al-Barri 附近的 Jabal El Boursa。

严重营养不良，而且缺乏医疗保健，并面临因长期冲突而造成的过度拥挤的生活条件。³⁷

A. 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存在广泛、有针对性的攻击境内流离失所者行为³⁸

45. 境内流离失所者尤其易受快速支援部队及其同盟民兵有针对性的广泛骚扰、抢劫、任意逮捕和拘留、勒索和暴力武装袭击。³⁹ 袭击行为往往导致严重伤害，有时甚至是处决。在农村地区，妇女、女童、男子和青年男性在离开营地去务农或找工作时遭到袭击，有时是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内。例如，11月8日，在中达尔富尔的 Mukjar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两名武装同盟民兵即决处决了一名24岁男子。这名青年男性因拒绝交出财物而胸部中弹。11月16日，在北达尔富尔的卡萨布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快速支援部队任意逮捕了一名知名社区领袖，在编写本报告时，他仍被关押在库图姆。⁴⁰ 快速支援部队要求进入并控制该营地，以换取他获释。境内流离失所者害怕被任意拘留，不敢出营地。

B. 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普遍存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⁴¹

46. 缺乏安全和法治，再加上普遍有罪不罚，加剧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妇女和女童面临广泛的性暴力，而生活在北达尔富尔、中达尔富尔、西达尔富尔和南达尔富尔孤立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偏远村庄的妇女和女童尤其易受伤害。

47. 严重营养不良、粮食短缺和生计缺乏迫使妇女和女童到偏远地区务农、拾柴、取水或打日工，使她们面临严重的保护风险。年龄最低仅12岁的妇女和女童受到骚扰、威胁、身体攻击、鞭笞、毒打和性暴力，包括强奸和轮奸。⁴² 受害者指认肇事者是快速支援部队士兵、结盟民兵，有时还有来自阿拉伯社群的骆驼牧民或放牛牧民。

³⁷ 见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跟踪信息总库》，可查看 <https://dtm.iom.int/reports/dtm-sudan-mobility-update-11>。

³⁸ 2024年5月至11月与北达尔富尔、南达尔富尔、西达尔富尔和中达尔富尔受影响营地30多名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领导人、青年领袖、妇女代表、地方监测员、目击者和受害者进行的多次访谈。

³⁹ 袭击发生在以下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达尔富尔 Mukjar、Bindisi、Umm Dukhun、Wadi Salih、Nertiti 营地；南达尔富尔卡尔马营地；北达尔富尔卡萨布营地、Shangil Tobay 营地、Tabit 营地和 Zamzam 营地。

⁴⁰ 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 Ibrahim Abdullah Ibrahim(Arabiya Kero)和 Mohamed Eli Eltahir 协调了这些行动。

⁴¹ 本节所根据的是与超过33名对话者的多次访谈，这些对话者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妇女代表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社群领袖)、医务专业人员、可靠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地方监测员和达尔富尔北部、中部、西部和南部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以及难民和妇女维权人士。专家小组使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一语来描述构成更广泛暴力模式一部分，发生在达尔富尔有罪不罚现象背景下，且与冲突直接关联的性暴力。

⁴² 在中达尔富尔：设于 Mukjar、Bindisi、Umm Dukhun、Wadi Salih、Nertiti 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在南达尔富尔：设于尼亚拉的卡尔马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尼亚拉附近的农村地区卡斯。在北达尔富尔：设于法希尔库图姆的卡萨布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设于凯卜卡比耶的扎姆扎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塔比特和附近村庄、达尔萨拉姆和尚吉尔托巴亚。在西达尔富尔：朱奈纳和 Kuraynik。

48.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实例包括如下：

(a) 9 月，在南达尔富尔，一名离开卡尔马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去务农的妇女被五名武装民兵追赶，被抓住后，她被责令放下正在哺乳的婴儿，然后被轮奸；

(b) 在中达尔富尔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妇女和女童在离开营地去务农时遭到强奸。此外，在 Mukjar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快速支援部队进入境内流离失所者家中，威胁男子，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和女童；⁴³

(c) 4 月，在北达尔富尔卡萨布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附近，一群离开营地拾柴的妇女遭到袭击和殴打，一名年轻母亲被强奸。

49. 在西达尔富尔州、中达尔富尔州和南达尔富尔州的大城市，为生存而卖淫是非常普遍的性剥削形式。由于缺乏获得食物和日工机会，妇女和女童被迫卖淫以购买食物。有大量报道称，市场上存在着在从事日工和家政期间，有时是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工作期间为生存而卖淫行为。⁴⁴

50. 在达尔富尔的所有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妇女和女童均无法获得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包括强奸后医疗护理。强奸导致的怀孕很常见。由于对污名和报复的恐惧，性暴力大都没有举报。卫生保健中心、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缺乏进一步阻碍了安全举报有关事件和获得支助的可能性。

C. 乌姆卡达达和阿特泰维沙(北达尔富尔)的暴力⁴⁵

51. 在法希尔以西 176 公里的乌姆卡达达和阿特泰维沙等地区，快速支援部队的崛起加剧了安全真空和治理危机，特别是对非阿拉伯社群而言。这一真空使效忠快速支援部队的民兵得以夺取历史上有争议的领土，加剧了争夺资源和土地的战火。

52. 2023 年底，快速支援部队建立了对乌姆卡达达和泰维沙的绝对控制权，这两个地区是阿拉伯社群(包括 Basah)和非洲 Baharti 社群的传统家园。快速支援部队与 Basah 社群结盟有着战略意义，影响深远。通过提供武器、弹药和偶尔提供车辆等后勤支援，快速支援部队赋予了 Basah 民兵发动侵略性战役以控制有争议地区的权力。他们的言论使这些民兵更加胆大妄为，助长了一种既容忍又鼓励侵略行为的环境。

53. 5 月 19 日，在 Shagani 村(位于泰维沙区)，快速支援部队与同盟民兵一起发动袭击，从而体现了上述动态。袭击造成至少 7 名平民死亡。当天结束时，Shagani 村已经完全被毁——被放火烧毁，村内已无巴尔蒂居民。这次袭击迫使大约 2 000 户家庭流离失所，在泰维沙和乌姆卡达达两区的附近村庄寻求庇护。

⁴³ 设于 Mukjar、Bindisi、Um Dukhun 和 Wadi Salih 的中达尔富尔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

⁴⁴ 朱奈纳、尼亚拉、卡斯和中达尔富尔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

⁴⁵ 本节所依据的是与广泛来源进行的 10 次访谈，包括 2024 年 5 月至 6 月与目击者，受害者和阿拉伯社群成员进行的访谈。

五. 苏丹武装部队在达尔富尔各地实施广泛、无差别空袭⁴⁶

54. 在这一年里，苏丹武装部队加强了空袭，并对达尔富尔各地平民区进行了大规模无差别袭击。无差别空袭违反了国际人道法，构成战争罪，而且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6 段。⁴⁷ 1 月 1 日至 11 月 10 日，专家小组核实发生了 140 次空袭，击中达尔富尔 20 处城区(见下图)。⁴⁸ 空袭击中了平民、家园、居民区、人口稠密区、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医院和繁忙市场。较大的城镇经常多次遭到袭击，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和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而且医疗设施有限。此外，空袭破坏了平民安全开展日常活动的 ability。⁴⁹

55. 违反国际人道法无差别袭击平民和民用物体的空袭实例包括如下(更多实例见附件 3):

- 8 月 4 日，达尔富尔最大的营地——至少收容 50 万人的北达尔富尔扎姆扎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遭到两次空袭，16 所房屋被毁，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受伤
- 8 月 20 日，在东达尔富尔的埃代因，一家收容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医院和附近的学校遭到空袭，造成至少 11 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见附件 3)
- 9 月 16 日，在南达尔富尔州尼亚拉，一个关押着数百名囚犯的快速支援部队拘留中心遭到袭击，警卫和囚犯被炸死(见附件 3)⁵⁰
- 10 月 4 日，在北达尔富尔的库马，一个繁忙的市场遭到空袭，造成大约 65 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 13 名儿童，另有 200 人受伤

专家小组已通过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苏丹政府发出正式信函，询问空袭情况。政府在 2024 年 12 月 17 日的答复中表示，苏丹武装部队的行动符合国际人道法，特别是区分、军事必要和相称性等原则(见附件 6)。

⁴⁶ 专家小组通过结合至少 3 个独立信息来源，核实了所有空袭。这些信息来源包括：实地的对话者、目击者的叙述、公开来源的报告、用户生成内容地理定位以及确认地面损毁情况的地理定位卫星图像。

⁴⁷ 习惯国际人道法关于区分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原则的规则 7-10 和关于禁止无差别攻击的规则 11-14。《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关于保护医院的第 11 条和关于保护平民的第 13 条。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6 段要求苏丹政府停止在达尔富尔地区内和上空进行进攻性军事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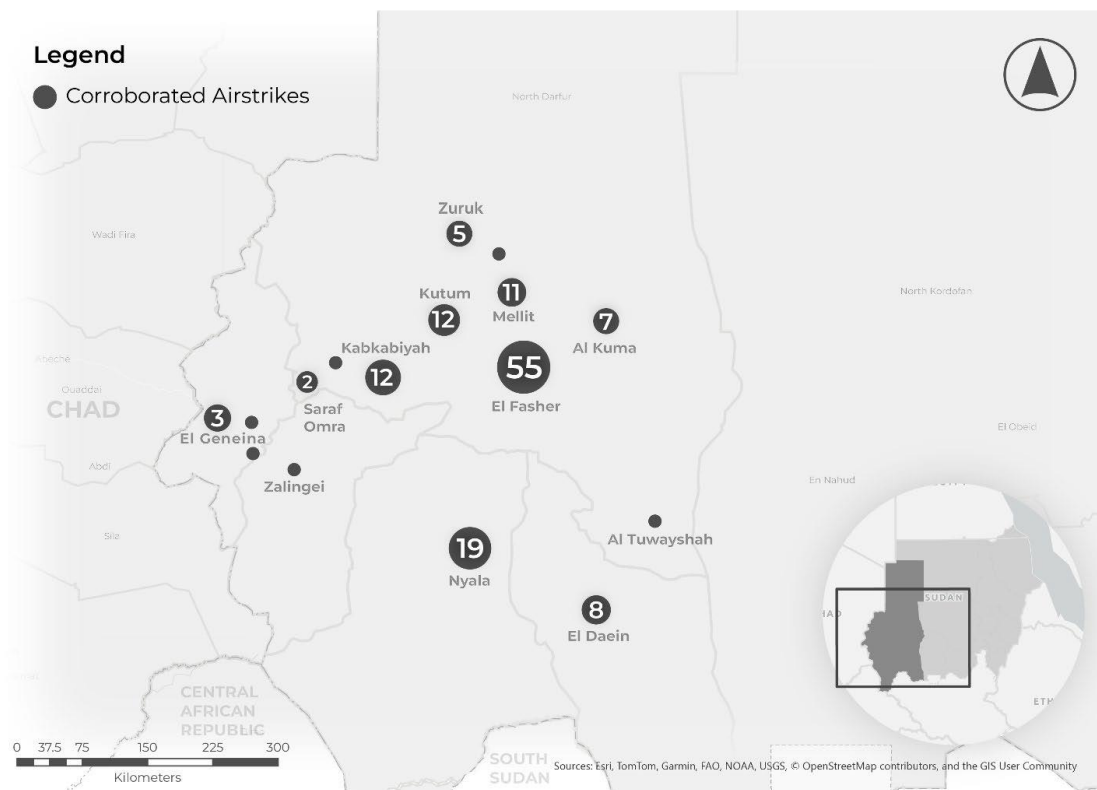
⁴⁸ 经核实遭到空袭的城、镇和村庄包括如下：El Fasher、Kuma、Koma、Mellit、Kutum、Saraf Umrah、Kabkabiya、Tawisha、Zuruk、Talbadayah、Jabal Amir、Garqaf 和 Um Salaya (北达尔富尔)；Zalingei (中达尔富尔)；Nyala 和 Khashalongo (南达尔富尔)；El Geneina、Murnei 和 Galala (西达尔富尔)；El Dacin (东达尔富尔)。

⁴⁹ 更多信息已在秘书处存档，可供查阅。

⁵⁰ 前国家安全和情报服务中心。

图三

地图显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10 日期间达尔富尔各地经核实的空袭



资料来源：信息保障中心。图片来源：Esri、HERE、© OpenStreetMap 提供人和情报总局用户群(此地图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使用的指称表述并不意味着为联合国正式认可或接受。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确定)。

六. 交战方阻挡人道主义援助

56. 达尔富尔的饥荒风险依然存在，210 万人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况。⁵¹ 在北达尔富尔、南达尔富尔、西达尔富尔和中达尔富尔的达尔富尔人以及被困在受冲突影响地区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高度集中地区的人尤其面临饥饿危险。苏丹政府对专家小组说，任何饥饿都是由于快速支援部队“将饥饿作为战争武器”的战略。⁵² 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指出，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快速支援部队阻挡并转移了向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的粮食援助。

57. 乍得的阿德雷过境点仍然开放，但官僚障碍继续妨碍进入达尔富尔。该过境点的重新开放使援助得以增加，约有 529 辆卡车从阿德雷过境进入达尔富尔，为约 180 万人运送援助，其中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的 132 辆卡车，为约

⁵¹ 粮食安全综合阶段分类，苏丹重度粮食不安全形势，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2 月，可查阅 www.ipcinfo.org/ipc-country-analysis/details-map/en/c/1157066/?iso3=SDN；饥荒预警系统网络，2024 年 10 月 9 日，可查阅 <https://fews.net/east-africa/sudan/alert/october-2024>。

⁵² 与苏丹政府代表会面，包括外交部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

721 000 人运送粮食援助。⁵³ 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推迟批准车队从苏丹港出发，有时需要两个月才批准。⁵⁴ 快速支援部队仿效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的官僚做法，设立了苏丹救济和人道主义行动机构，负责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内的所有人道主义活动。⁵⁵ 该机构无法与当地的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协调以确保车队的安全通行。其结果是，尽管该机构已经放行，但快速支援部队和同盟民兵继续在检查站征收税费。抢劫仍然是另一个挑战。例如，6 月，粮食署的三辆卡车于前往扎林盖途中，在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中达尔富尔遭到抢劫。⁵⁶

七. 冲突对区域安全与稳定的影响

A. 乍得⁵⁷

58. 从 5 月起，扎格哈瓦社群在达尔富尔冲突中的作用成为造成区域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最初的法希尔战斗(见第三节)之后，苏丹的扎格哈瓦社群政治领导人对乍得当局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快速支援部队对北达尔富尔扎格哈瓦县村的袭击表示严重关切。⁵⁸ 尽管扎格哈瓦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主导着乍得安全和军事机构。这一态势升高了形成一个植根于扎格哈瓦社群利益的强大反对运动的可能性。⁵⁹

59. 专家小组对话者还报告说，安贾拉斯附近地区的扎格哈瓦人被招募加入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特别是苏解/米纳维派和正义运动。这一招募反映出乍得扎格哈瓦人对乍得政府在法希尔战斗期间扎格哈瓦社群遭受攻击时不采取行动普遍不满。明尼·米纳维证实乍得扎格哈瓦战士加入了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认为共同的族裔纽带和一致的利益是关键因素。⁶⁰

60. 2024 年 3 月，扎格哈瓦一位知名人士、反对派无国界社会党成员奥斯曼·迪洛加入了法希尔地区的苏解/米纳维派部队。到 6 月，在参加了法希尔战

⁵³ 2024 年 5 月至 11 月与高级人道主义对话者进行的访谈。数字代表 2024 年 8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的运送情况。

⁵⁴ 2024 年 5 月至 11 月与高级人道主义对话者进行的访谈。

⁵⁵ 自 2023 年 11 月以来，快速支援部队完全控制了西达尔富尔、中达尔富尔和南达尔富尔。

⁵⁶ 专家小组估计，有 27 公吨本可供 3 200 人食用的粮食被抢走。

⁵⁷ 专家小组在 2024 年 12 月 5 日致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信中要求提供关于乍得国民奥斯曼·迪洛和阿卜杜拉·朱梅尼参与冲突的资料。乍得常驻团在 2024 年 12 月 16 日的答复中表示，该国政府仍然坚定致力于在苏丹冲突中保持中立。答复中还澄清说，有关个人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并不代表国家。此外，它强调，根据现行法律，乍得国民未经官方授权参与外国冲突会被视为犯罪行为。

⁵⁸ 2024 年 8 月至 11 月在坎帕拉、内罗毕、朱巴、开罗、苏丹港与扎格哈瓦社群领导人、独立研究人员、苏丹侨民人士以及外交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⁵⁹ 见 <https://minorityrights.org/country/chad/>。

⁶⁰ 2024 年 8 月至 11 月在坎帕拉、恩德培、内罗毕和亚的斯亚贝巴与苏解/瓦希德派和苏解/米纳维派前成员及现成员以及扎格哈瓦政治和社群领导人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另见 <https://tchadone.com/post/7395/>。

斗后，迪洛所在的团体迁到了苏丹北方州首府栋古拉。相反，另一个乍得反对派团体——由戈兰部落的阿卜杜拉·朱梅尼领导的乍得变革与和谐阵线——于 2024 年 2 月与快速支援部队建立了联系。其后，乍得变革与和谐阵线加入了在西达尔富尔和南达尔富尔活动的快速支援部队。⁶¹

61. 为遏制反对派团体入境和过境，乍得政府于 9 月 12 日沿瓦达伊大区边界部署了部队。这一地区毗邻北达尔富尔的蒂纳地区，历来被视为扎格哈瓦的据点。⁶²相应地，苏丹武装部队和正义运动从苏丹一侧边界向蒂纳派出增援，在该镇以北部署部队，以切断快速支援部队的补给线(见第三节 A.3)。⁶³与此同时，根据与乍得当局达成的现有协议，苏丹-乍得联合部队的苏丹特遣队仍然驻扎在乍得的阿贝歇。

B. 利比亚

62. 跨界地区的安全局势仍然脆弱。自 2024 年 5 月以来，达尔富尔武装团体继续在利比亚南部活动，情况如下：⁶⁴

- 阿卜杜拉·班达将军指挥的、主要由扎格哈瓦人组成的前正义运动队伍。这支部队由 300 至 400 名战斗人员和多达 100 台车辆组成，驻扎在塞卜哈附近(见第 96 段)
- 由 Abdel Karim Cholloy 领导的正义运动队伍有 100 至 200 名战斗人员，驻扎在离苏丹边境约 65 公里、靠近塞卜哈的 Atrun
- 2000 年代初叛逃苏解/米纳维派的人员，主要是扎格哈瓦人，由 Jarelnabi Abdul Kareem 指挥。这支队伍包括驻扎在乍得和北达尔富尔边界周围的 200 至 300 名战斗人员。该团体为石油走私活动和代表快速支援部队运输旧车供转售提供安全保障
- 由 Harun Makhir 领导的前穆萨·希拉勒战斗人员团体，由 100 至 250 名战斗人员组成，驻扎在靠近乍得边界的 Oazu 地区
- 曼苏尔·阿尔巴卜指挥的部队，主要是马萨利特人，包括驻扎在朱夫拉赫(利比亚南部)附近的多达 100 名战斗人员

63. 9 月初，阿卜杜拉·班达和曼苏尔·阿尔巴卜指挥的部队从利比亚南部越过边界进入乍得东部，沿蒂纳周围路线前往北达尔富尔的 El-Malha。这一行动的

⁶¹ 2024 年 8 月至 11 月在坎帕拉、内罗毕、朱巴和开罗与马萨利特社群成员、快速支援部队高级官员、前苏解/瓦希德派成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采访。

⁶² 见 <https://nabdsudan.net/?p=139000>(仅阿拉伯文)。

⁶³ 2024 年 11 月在苏丹港与苏丹武装部队、军情局、外交官和情报总局成员进行的面对面访谈。

⁶⁴ 2024 年 8 月至 11 月在坎帕拉、内罗毕、开罗、法希尔、朱巴与苏解/瓦希德派和苏解/米纳维派前成员及现成员、苏丹侨民人士、北达尔富尔和中达尔富尔商人以及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采访。

主要目的是加强法希尔地区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特别侧重于打通通往仍在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下的 Mellit 的道路。⁶⁵

C. 中非共和国

64. 中非共和国与达尔富尔边界地区的安全局势仍然脆弱。由于军事能力不足，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减少了在 Umm Dafog 地区的驻留人员。与此同时，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中非共和国反对派团体，特别是控制着苏丹边境沿线瓦卡加部分地区的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积极招募人员。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西基凯代的一个快速支援部队军营据报被用作招募基地，目标是瓦卡加省的隆加族群个人。⁶⁶

65. 另外，由阿里·穆罕默德·达拉萨领导的爱国者变革联盟于 7 月 26 日宣布愿意在班吉与政府谈判。尽管这一倡议没有得到爱国者变革联盟政治协调员弗朗索瓦·博齐泽的支持，但没有迹象表明爱国者变革联盟的激进派计划与无国界记者组织结盟。⁶⁷

66. 苏丹-中非共和国边界漏洞很多，再加上中达尔富尔的治理真空，导致民众不断迁移。10 月 14 日，中达尔富尔区的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亚当·班戈兹将军宣布，最近从中非共和国抵达的一个称为“Awlad Baraka 和 Mubarak”的团体成立了萨拉马特族群酋长国。⁶⁸ 萨拉马特移民之所以涌入是由于快速支援部队在中非共和国北部和乍得东部的阿拉伯部落中招募人员。⁶⁹

67. 专家小组向苏丹政府官员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证实，扎林盖以南的 Turaij 地区以前就有萨拉马特小群体。他们对外来群体进入其他社群传统居住地区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恢复战前人口现状将是一个优先要务。富尔社群的社群领袖和活动人士强烈反对快速支援部队建立一个新的酋长国，认为这是快速支援部队扩大对同盟社群土地控制和建立平行行政机构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这一举措被视为加剧了中达尔富尔的紧张局势，破坏了当地传统治理结构。⁷⁰

⁶⁵ 同上。

⁶⁶ 2024 年 9 月至 11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坎帕拉和朱巴与中非稳定团、中非共和国和南达尔富尔贸易商以及苏丹武装部队官员进行的访谈。

⁶⁷ 见附件 4 和 www.rfi.fr/fr/afrique/20240816-centrafricaine-le-gouvernement-re%C3%A7oit-le-repr%C3%A9sentant-d-un-ex-chef-des-rebelles-cpc；2024 年 9 月至 11 月在内罗毕、坎帕拉和苏丹港与来自中非共和国和南达尔富尔的贸易商以及来自中非稳定团、苏丹侨民和苏丹武装部队的人士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⁶⁸ <https://countervortex.org/blog/sudan-fur-leaders-reject-rsf-backed-emirate/>。

⁶⁹ 2024 年 11 月在班吉、内罗毕和坎帕拉与苏丹侨民，南达尔富尔和中达尔富尔商人、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的访谈。

⁷⁰ 2024 年 11 月在内罗毕和苏丹港与富尔社群领导人、苏解/瓦希德派和苏解/米纳维派富尔成员、苏丹侨民、内政部、国防部、情报总局、苏丹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D. 南苏丹

68. 东达尔富尔和南苏丹之间跨界地区的安全局势仍然紧张。8月下旬，快速支援部队的队伍越界进入西加扎勒河州的拉贾县，控制了 Kafia Kinji、Sungu、Hofra 和 Al Naha，以设立军营。⁷¹与此同时，专家小组接到可靠报告称，快速支援部队特派员在团结州本提乌地区的努维尔族群从事招募活动。这一招募活动被认为是快速支援部队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利用努维尔族和丁卡族之间历来脆弱的关系，有可能挑起新的危机。⁷²

69. 3月，团结州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第4步兵师指挥官 William Manyang Mayak 少将证实，快速支援部队与 Stephen Buay Rolnyang 将军领导的南苏丹人民运动/人民军(人民运动/人民军)进行合作。⁷³对话者告知专家小组，据报人民运动/人民军部队正准备在2024年4月至6月期间对黑格里格油田发动袭击，作为快速支援部队向南苏丹政府施压的一部分。⁷⁴

70. 然而，Rolnyang 将军在与专家小组面谈时否认与快速支援部队有任何正式联盟。他强调说，他无法确定所有来自跨界地区、独自加入快速支援部队的南苏丹人。南苏丹政府对快速支援部队的这些行动反应冷淡，原因是快速支援部队有可能会袭击重要的石油管道，这将对南苏丹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⁷⁵

八. 达尔富尔冲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A. 利比亚

71. 跨越利比亚-苏丹边界的石油走私活动继续有增无减，加剧了经济不稳定，并进一步巩固了武装团体对该地区的控制。在利比亚南部，一桶走私石油(250升)的价格为600美元，但到达达尔富尔时价格近乎翻了一番。⁷⁶快速支援部队试图控制几条主要的走私路线，包括如下：

- Owainat 山区-北达尔富尔，北科尔多凡州，Hamrat Al Sheikh
- 库夫拉-El Malha-(北达尔富尔)
- 库夫拉-Mellit(北达尔富尔)
- 塞卜哈-祖鲁克(北达尔富尔)

⁷¹ 2024年8月与快速支援部队成员和目击者进行的访谈。

⁷² 见 www.sudanspost.com/spla-io-detains-rsf-commander-fighters-in-unity-state；2024年9月至1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和朱巴与南苏丹侨民人士、外交官、北达尔富尔商人和南苏丹政界人士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⁷³ 见 <https://3ayin.com/en/southsudanrsf/>。

⁷⁴ 2024年8月至11月在坎帕拉、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和朱巴与南苏丹侨民人士、南苏丹前任和现任官员以及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⁷⁵ 专家小组要求南苏丹政府提供进一步资料，目前正在等待答复。

⁷⁶ 2024年8月至11月在坎帕拉、恩德培和朱巴与苏解/瓦希德派前成员及现成员、北达尔富尔和中达尔富尔商人、苏丹侨民人士以及苏丹问题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采访。

72. 8 月，苏丹主权委员会讨论了关闭与利比亚的边界以切断快速支援部队军事后勤的问题。⁷⁷ 然而，苏丹武装部队有限的军事能力阻碍了这一决定的有效执行。对利比亚-苏丹边界的控制仍然分散在不同的行为体手中。效忠哈利法·哈夫塔尔的部队管理着从塞卜哈到朱夫拉的道路，并监测从乍得到达尔富尔的走私路线。与此同时，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主要是扎格哈瓦战斗人员，控制着 Altroe 至 Bin Hansin 边境地区。⁷⁸

B. 乍得

73. 鉴于议会选举定于 2024 年 12 月举行，与快速支援部队的任何冲突都可能进一步破坏乍得的稳定。阿拉伯裔战斗人员大量加入快速支援部队，似乎降低了乍得境内招募反政府人员的可能性。

74. 与苏丹的双边关系仍然紧张。10 月中旬，苏丹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瓦德指责乍得支持快速支援部队，而这可能导致于 11 月 3 日解除他的职务，因为担心这种指控可能危及边境安全合作。

C. 南苏丹

75. 南苏丹在苏丹冲突中起着调解人的作用，这是因为它需要与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双方都保持关系。南苏丹的两个重大关切是，快速支援部队掌握着对石油管道的部分控制，苏丹解运动-北方局对西科尔多凡州和南科尔多凡州的苏丹武装部队保持着军事压力。2024 年 8 月至 10 月，南苏丹石油部工程师为确保能进入团结州管道而与快速支援部队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10 月 19 日，由总统顾问图特·加特鲁克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前往苏丹港，与苏丹政府谈判延伸自上尼罗州的第二条管道的使用问题。然而，政府无法提供协助，因为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着管道中 35 至 40 公里的一段。石油流动的中断预计会使南苏丹的经济在 2024 年收缩 5%，加剧现有的社会不稳定。⁷⁹

九. 调解举措

76. 尽管作出了多种国际和区域努力，但由于交战双方立场强硬，和平谈判基本上依然无效。截至 7 月下旬，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继续拒绝与快速支援部队接触，而快速支援部队则一直不遵守 2023 年 5 月的《吉达宣言》各项

⁷⁷ 见 www.africanews.com/2019/09/26/sudan-will-close-its-borders-with-libya-and-central-africa-official/。

⁷⁸ 同上，以及 2024 年 8 月至 11 月在内罗毕、坎帕拉、开罗、朱巴、亚的斯亚贝巴通过电话与北达尔富尔州前当局、北达尔富尔州和中达尔富尔州商人、苏解/瓦希德派和苏解/米纳维派前成员及现成员以及扎格哈瓦部落领导人进行的访谈。

⁷⁹ 见 <https://sudantribune.com/article289002/>；2024 年 8 月至 11 月在坎帕拉、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和朱巴与南苏丹侨民人士、南苏丹前任和现任官员以及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规定，该宣言规定部队须撤出被占领土。⁸⁰ 支离分散的政治动态和彼此互竞的区域利益进一步阻碍取得进展，使全面解决战争的前景变得渺茫，因为苏丹各行为体之间缺乏共识，外部调解努力也缺乏更大的凝聚力。

A. 非洲联盟(非盟)和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

77. 苏丹于 2019 年被暂停非盟成员资格，而且 2024 年 1 月决定冻结苏丹的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成员资格，这严重阻碍了区域调解努力。苏丹政府不承认这些组织的联合举措，这使它们有效介入的能力变得复杂化。⁸¹ 尽管如此，非盟和伊加特继续进行调解努力，第二轮包容性苏丹政治对话于 2024 年 8 月 9 日至 12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参加者包括来自进步联盟、乌玛党、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和苏丹共产党的代表。

78. 然而，对话遇到重大挫折。苏人解运动-北方局和苏解/瓦希德派抵制了对话，因为它们提出的关于提及 2024 年 5 月《内罗毕宣言》的建议——强调强化民间社会作用以及政教分离——遭到其他各方拒绝。⁸² 因此，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结束对话后只是强调了非盟和伊加特共同努力促进政治对话的重要性。专家小组对话者指出，虽然这些举措是在苏丹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中取得的进展，但在布尔汉和哈姆丹·达加洛将军(亦称赫梅提)之间进行任何直接接触之前，各方达成共识仍然至关重要。⁸³

79. 11 月 15 日，伊加特特使劳伦斯·科尔班迪宣布了一项提议，即从未卷入冲突的国家抽调 4 500 人的兵力派往苏丹，以监督《吉达宣言》的执行。然而，对话者对这一倡议的可行性表示怀疑，理由是伊加特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分歧，苏丹国内强烈反对外国部队在其领土上驻扎。⁸⁴

B. 日内瓦会谈

80. 8 月 16 日至 23 日举行的日内瓦会谈是由沙特阿拉伯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组织，瑞士主办的，得到了包括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非洲联盟、伊加特和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行为体的支持。尽管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有可能重振《吉达宣言》势头，但它们都批评了拟议的形式。快速支援部队对调

⁸⁰ 见 <https://sudantribune.com/article288930/>；2024 年 9 月至 11 月在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和苏丹港与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高层人员、外交官以及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⁸¹ 2024 年 10 月至 11 月在苏丹港和内罗毕与苏丹武装部队成员、苏丹外交官、情报总局成员以及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⁸² 2024 年 9 月至 10 月在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和内罗毕与苏人解运动-北方局和苏解/瓦希德派成员、非盟外交官、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另见：<https://www.darfur24.com/en/2024/05/18/hamdok-abdel-wahed-nour-sign-nairobi-declaration/>。

⁸³ 2024 年 9 月至 11 月在坎帕拉、恩德培、内罗毕和亚的斯亚贝巴与苏丹武装部队、苏解/瓦希德派、苏解/米纳维派和苏人解运动-北方局成员、苏丹侨民人士、独立研究人员和非洲联盟外交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⁸⁴ 2024 年 11 月在内罗毕、坎帕拉和亚的斯亚贝巴与苏丹武装部队成员、苏解/瓦希德派和苏解/米纳维派前成员及现成员以及苏丹侨民人士进行的电话访谈。

解人无法确保苏丹武装部队参加表示不满，而苏丹武装部队则拒绝参加，宁愿采取类似在吉达采取的双边形式，反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观察员参与。⁸⁵ 由于苏丹武装部队不参加，会谈仅限于讨论人道主义准入和暂时停止敌对行动问题。这一狭窄的议程进一步削弱了达成更广泛解决方案的前景，突出表明在现有调解框架下协调各方不同关注重点方面持续存在挑战。⁸⁶

十. 武装团体资金筹措

81. 安全理事会第 2725(2024)号决议第 3 段授权专家小组进一步调查所有相关资金来源，无论是地方、国家还是国际资金来源。

82. 冲突持续不断，使武装行为体得以借机扩大非法市场，作为战争经费的收入来源。

A. 走私阿拉伯胶(苏解/米纳维派和快速支援部队)

83. 全球对阿拉伯胶的需求仍然很高，而苏丹胶则占全球阿拉伯胶市场的近 80%。阿拉伯胶是世界各地重要的原材料，主要用于在食品工业中作为乳化剂和稳定剂。⁸⁷ 由于冲突，苏丹的年产量从 15 万吨下降到了 6 万吨。⁸⁸ 每公担(100 公斤)阿拉伯胶的价格在生产地区从平均 75 000 苏丹镑(124.69 美元)上涨到了 400 000 苏丹镑(665.00 美元)，而国际价格则从每公担 2 200 美元上涨到了 4 000 美元。⁸⁹ 由于冲突，估计每年损失 90 000 吨阿拉伯胶，按每公担 2 200 美元的最低价计算，估计每年的收入损失将近 1.98 亿美元。

84. 东达尔富尔州和尼亚拉的当地贸易商证实，2024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约有 3 700 吨、平均价值为 14 578 000 美元的货物遭到抢劫。⁹⁰ 2024 年 1 月，更多的生产者在扎林盖(西达尔富尔)、穆贾尔德(西科尔多凡)和朱奈纳(西达尔富尔)遭到快速支援部队及其同盟民兵以及苏解/米纳维派的抢劫。⁹¹ 尼亚拉快速支援部队指

⁸⁵ 2024 年 8 月至 11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坎帕拉、苏丹港和内罗毕与苏丹武装部队成员和苏丹政府高级官员、快速支援部队高级成员、独立研究人员和智库人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⁸⁶ 2024 年 8 月至 11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坎帕拉、苏丹港和内罗毕与苏丹武装部队、苏丹政府高级官员、快速支援部队高级成员、独立研究人员和智库人士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

⁸⁷ 见 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sudan/eu-supports-continuation-production-gum-arabic-unique-natural-product-sudan_en?s=122 和 2024 年 8 月至 10 月与阿拉伯胶公司(苏丹阿拉伯胶私人买家和出口商)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地农民进行的访谈。

⁸⁸ 见 <https://sudanevents.com/index.php/2024/10/13/the-president-of-the-gum-arabic-exporters-division-in-an-interview-with-al-ahdath-sudan-still-dominates-the-global-gum-arabic-market/>。

⁸⁹ 2024 年 10 月与当地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2024 年 7 月至 10 月与阿拉伯胶公司员工和当地农民进行的访谈。

⁹⁰ 2024 年 10 月与 4 名被抢劫的当地商人、7 名当地农民和平民以及多名前快速支援部队战斗人员进行的访谈。

⁹¹ 2024 年 10 月与 3 名前快速支援部队战斗人员、2 名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11 名平民和地方监测员进行的访谈。

挥官承认指挥官和士兵均实施了抢劫。指挥官纵容抢劫阿拉伯胶和其他物品的行为，这被视作对指挥官和士兵的补偿，确保他们继续支持和参战，因为有些人已有将近 12 个月未领到薪水。

85. 2024 年 1 月至 10 月，快速支援部队部署到了该国最重要树胶产区之一北科尔多凡州奥贝德市 4 条主要道路中的 3 条：奥贝德至乌姆鲁瓦拜(距离奥贝德 147 公里)；奥贝德至恩奈胡德(苏丹中部)；奥贝德至达朗(卡杜格利以北)之间的道路)。⁹²

86. 下列人员监督实施了对阿拉伯胶的抢劫或转口贸易：⁹³

- 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 Himaidan Mohammed 在南达尔富尔州 Saleh Al-Futi 上校的总体指挥下，监督了尼亚拉的行动，期间发生了重大抢劫事件
- 效忠快速支援部队的民兵领导人 Bakheit Ibrahim 控制/监督尼亚拉、扎林盖和朱奈纳之间的道路，这些是树胶运输路线的部分道路，而他是这些路线上阿拉伯胶运输卡车抢劫行动的关键人物

87. 阿拉伯胶运输遭抢劫的路线包括如下：⁹⁴

- 乍得阿德雷路线
- Um Dukhun(中达尔富尔)至乍得
- 松戈(南达尔富尔)经 Umm Dafog(南达尔富尔)至中非共和国
- 埃代因(东达尔富尔)至乌韦勒(南苏丹)

88. 除抢劫阿拉伯胶外，快速支援部队还在 Regeibat 和 Naam 通往南苏丹的边境地区对每辆 20 吨卡车征收 100 万苏丹镑(512.82 美元)的费用。快速支援部队还要求每辆卡车支付 10 万苏丹镑(51.28 美元)的天课。在 12 月开始的旱季，每周都有大约 10 辆卡车(20 吨载量)和 20 辆运载不同数量阿拉伯胶的小型车辆行经这些边境哨卡。在 6 月底雨季开始时，只有小型车辆通过边境哨卡，8 月至 11 月没有车辆通过。⁹⁵ 根据上述数字计算的 10 辆卡车的缴款额可达每月 20 512.80 美元，不包括天课。

89. 根据专家小组收集的资料，估计每年抵达快速支援部队所控制乍得边境的货物量在 5 万至 7 万吨之间波动。2024 年 4 月至 10 月期间，行经苏丹武装部队和苏解/米纳维派所控制的蒂纳、运往利比亚的运输量在 3 万至 4 万吨之间。由于冲突，无法前往达尔富尔，难以确定更准确的数量。所获资料表明，在乍得

⁹² 2024 年 8 月至 10 月与快速支援部队成员、前快速支援部队战斗人员和平民进行的访谈。

⁹³ 同上。

⁹⁴ 2024 年 9 月至 10 月与快速支援部队内部知情人、地方监督员和阿拉伯胶承运商进行的访谈。

⁹⁵ 2024 年 8 月至 10 月与快速支援部队内部知情人、前快速支援部队战斗人员、地方监测员、平民和阿拉伯树胶运输商进行的访谈。

和中非共和国边境，一吨阿拉伯胶的收费最高达 2 200 美元，而在苏丹北部通往埃及路线上的达巴，收费则为 3 300 美元左右。⁹⁶

B. 金矿开采(苏解/瓦希德派和快速支援部队)⁹⁷

90. 专家小组在其报告中持续指出，金矿开采一直是苏解/瓦希德派的主要资金来源。⁹⁸

91. 苏解/瓦希德派通过被称为“Gaddura”的 Abdelgadir Abderahman Ibrahim 将军和来自阿卜杜勒·瓦希德家族的指挥官 Mujeeb Elrahman Elzubair，扩大了其财政基础，它与快速支援部队结盟，便利出售来自东杰贝勒迈拉地区 Kidineer (基丁吉尔)金矿的黄金。接获的资料表明，该矿的黄金产量已达到每天 2 至 3 公斤。6 月至 10 月，正规市场上每公斤黄金估计价值为 85 204.34 美元，矿区平均价格则为每公斤 72 000 美元。这些价格根据黄金的纯度而变化很大。⁹⁹ 专家小组获悉，苏解/瓦希德派一直在向快速支援部队以及与快速支援部队有关联的达尔富尔黄金商人出售黄金。

C. 四轮驱动车辆¹⁰⁰

92. 10 月出现了新的事态发展，有人在法希尔为快速支援部队战斗人员购置了四轮驱动车辆。根据一名雷扎伊加特社区领袖提供的信息，快速支援部队协助从东达尔富尔，特别是埃代因、Abu Matarig、Asalaya、Ed Ferdos 和 Abu Jabra 的平民手中购买了 200 辆车。

93. 这些车辆是以现金购买的，价格从 50 000 000 到 90 000 000 苏丹镑(25 641 美元到 46 154 美元)不等，具体取决于车辆状况。购置过程采取非正规方式，没有正式转移记录。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 Elfaith Ghurashi(东达尔富尔)和 Zakriza Mohamed 少校(埃代因)监督了这一行动，雇用一名中间人购得车辆。

十一. 达尔富尔的武器供应和流动

94. 快速支援部队通过乍得和利比亚境内以及借助尼亚拉机场，扩展了后勤供应线(见第 94 段)。与此同时，快速支援部队开发了一个分散的武器存储系统，以减轻面对空袭的脆弱性(见第十一节 B)。该团体还采用了一架无人驾驶飞行器(无人机)(见第 42 段)。

⁹⁶ 2024 年 9 月至 10 月与地方当局工作人员、阿拉伯胶公司工作人员和地方监测员进行的访谈。

⁹⁷ 本节所依据的是 2024 年 7 月至 10 月在金矿开采区与前战斗人员、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苏解/瓦希德派指挥官和 9 个消息来源进行访谈所得信息。

⁹⁸ 见 S/2022/48、S/2021/40 和 S/2020/36。

⁹⁹ 信息来自 <https://goldpricez.com/>。

¹⁰⁰ 2024 年 10 月与前快速支援部队战斗人员、经纪人以及将车辆卖给快速支援部队的埃代因 13 名车主和 Abu Matarig 进行的访谈。

A. 外部对快速支援部队的支持¹⁰¹

95. 作为对外部支持快速支援部队进行调查的一部分(见专家小组最后报告(S/2024/65)第 41 和 42 段), 专家小组继续调查安贾拉斯机场和周边地区的各种活动, 包括补给路线的活动情况, 以确定是否有任何军用物资和后勤补给被转运到达尔富尔。¹⁰² 截至编写本报告时, 专家小组无法证实从安贾拉斯向达尔富尔转运了军用物资。专家小组查明了与快速支援部队行动有关联的供应路线(见下表)。

表 2
与快速支援部队行动有关联的供应路线

目的地	路线说明
法希尔	安贾拉斯机场→东部。Kari Yari 营地→Khimery→Bir Mirgui→S. Zurug→Bir Mazza→库图姆→法希尔(经卡富德公路)
乌姆杜尔曼/喀土穆	安贾拉斯机场→东部。Kari Yari 营地→Bir Mirgui→Sani Haya→Al Kouma→乌姆杜尔曼
科尔多凡及其他地点	安贾拉斯机场→东部。Kari Yari 营地→Bir Mirgui→Wakhayim→Hamrat al-Sheikh→各交战前线

B. 快速支援部队后勤物流¹⁰³

96. 6 月, 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在北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发动了“沙漠阵线”攻势。该行动试图通过破坏关键供应路线和孤立祖鲁克等主要后勤枢纽, “饿死快速支援部队前线”。¹⁰⁴ 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由扎格哈瓦人控制的苏丹解放力量联盟和苏解/米纳维派的机动部队袭击了快速支援部队在祖鲁克和瓦迪安巴尔的过境点(见附件 5)。

97. 9 月, 攻势升级, 进入第二阶段, 从利比亚返回达尔富尔的正义运动前领导人阿卜杜拉·班达掌握指挥权, 又调动了 100 辆武装车辆(见第 61 和 62 段)。这些部队与其他机动部队一道, 集中力量切断了快速支援部队在北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的三条重要供应通道: Sayah、Bir Mazza 和库尔布斯过境点。双方经常进行伏击和没收资产。

¹⁰¹ 本节所依据的是 2024 年 5 月和 11 月对安贾拉斯各种活动和行动的审查和分析以及与安贾拉斯各种行动知情者、跨界社群成员、快速支援部队人员和熟悉路线的达尔富尔武装团体成员进行的访谈。

¹⁰² 调查范围涵盖 2024 年 5 月至 10 月期间安贾拉斯机场的活动。

¹⁰³ 本节所依据的是 2024 年 6 月至 11 月与快速支援部队人员、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参与军事行动的达尔富尔武装团体指挥官以及直接了解快速支援部队在达尔富尔、乍得东部和利比亚南部之间后勤行动的目击者进行的 28 次访谈。

¹⁰⁴ 在 2024 年 9 月接受专家小组访谈时, 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一名指挥官使用了这个词。

98. 作为回应，快速支援部队调整了后勤作业，分散了武器和弹药储存，以减轻苏丹武装部队空袭和地面攻击的影响。到 2024 年年中，随着苏丹武装部队强化在祖鲁克周围的行动，快速支援部队在北达尔富尔的 Bir Mirgui 建立了一个新的后勤指挥所。Bir Mirgui 位于安贾拉斯、法希尔和其他运输路线的十字路口，是战略要地，因而成为从乍得东部和利比亚南部向交战前线运送物资的中心枢纽。

99. 快速支援部队的供应链有一个经验丰富的移动指挥官网络，而且建立了跨境联系。Abdallah Tijani Chaghab 是 2017 年加入快速支援部队的前苏解/米纳维派上校，他利用自己的扎格哈瓦族裔身份以及当地的网络，在协调取道乍得运送补给品方面起了关键作用。¹⁰⁵ 其他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包括前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成员 Fadeil El Naji 和 Mohamed Bakhit Ajab al-Dor(“Doydoy”)，为乍得、利比亚南部和达尔富尔之间的后勤提供了协助。¹⁰⁶

C. 尼亚拉空运：替代性补给渠道¹⁰⁷

100. 9 月至 11 月期间，尼亚拉居民报告说，尼亚拉机场有快速支援部队在活动。¹⁰⁸ 这可能意味着快速支援部队的补给后勤发生了变化，因为达尔富尔各机场自 2023 年 4 月以来一直无法运营。¹⁰⁹ 与从利比亚南部和乍得东部出发的较长陆路路线相比，使用尼亚拉机场可使快速支援部队更快地运送补给。它还可以解决北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供应线沿线的脆弱性问题，因为自 9 月中旬以来，快速支援部队和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之间再度发生冲突。¹¹⁰

101. 9 月以来，快速支援部队的巡逻队和检查站限制平民进入机场。消息来源向专家小组报告说，飞机通常在晚上 11 点至凌晨 3 点抵达，使用红外着陆设备¹¹¹ 目击者观察到快速支援部队车队——三到四辆护送卡车——在飞机着陆后不久离开，驶往西北方向。

¹⁰⁵ Chaghab 曾是苏解/米纳维派的上校，但于 2017 年加入快速支援部队。截至 2024 年 6 月初，他在祖鲁克南部周围活动，拥有一支 100 人的队伍。Chaghab 指挥从乍得东部和利比亚经由达尔扎格哈瓦运送装备到喀土穆和包括法希尔在内的快速支援部队重要前线，而且经常前往监督行动。

¹⁰⁶ 快速支援部队指定知名民兵和武装团体领导人担任机动指挥官，根据行动需要将他们派到重要前线。

¹⁰⁷ 本节所依据的是与目击者、快速支援部队成员、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直接了解尼亚拉机场行动的人员、当地居民以及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成员进行的 23 次访谈。

¹⁰⁸ 专家小组通过 2024 年 9 月至 11 月进行的多次访谈，核对了 9 月 21 日和 24 日以及 11 月 7 日、12 日和 13 日的飞机降落情况。

¹⁰⁹ 尼亚拉、法希尔和朱奈纳机场。

¹¹⁰ 例如，自 9 月底以来，在庫图姆以北的 Bir Mazza 以及在朱奈纳以北的库尔布斯，快速支援部队和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之间发生了地面交战(见第十一节 B 和附件 5)。

¹¹¹ 机场运营和快速支援部队活动的第一手资料。

102. 专家小组确定了从尼亚拉运送补给的两条路线(见下表)。

表 3
从尼亚拉运送补给的路线

路线起始	路线细节	最终目的地
尼亚拉	Munwashi(南达尔富尔)→Tabit(北达尔富尔)→Guellab(北达尔富尔)	法希尔
尼亚拉	Douma(南达尔富尔)→Changal(北达尔富尔)→Khazzan Jadid(北达尔富尔)→Wadaa(北达尔富尔)→Kouma(北达尔富尔)	法希尔/其他前线，包括喀土穆

103. 作为回应，11 月 9 日和 11 日，苏丹武装部队对尼亚拉机场以及 Masani 等人口稠密的居民区¹¹² 实施了报复性空袭(见第五节)，使用的是安东诺夫 An-12 型飞机。¹¹³

D. 对快速支援部队物资的拦截

104. 11 月 19 日，Abdelmajed Hassan(苏丹解放力量联盟/詹纳派)指挥的一支机动部队伏击了从利比亚南部向达尔富尔运送弹药的快速支援部队车辆。¹¹⁴ 伏击发生在 Jebel Eredi(北达尔富尔)。虽然大多数被缴获的军用物资运输箱都被涂抹或破坏外观，以去除识别标记，但专家小组获悉，缴获物资中有 8 箱 81 毫米高爆迫击炮弹、11 箱 120 毫米高爆迫击炮弹和数量不明的 75 毫米 69 式火箭弹。专家小组要求可能的弹药制造商以及两个会员国的相关当局提供资料，以追查军用物资的来源以及向达尔富尔转运军用物资的情况。

E. 苏丹武装部队的空投¹¹⁵

105. 自 4 月以来，专家小组核对了 10 次在法希尔向苏丹武装部队和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空投军用物资行动。¹¹⁶ 空缺物资中包括弹药、轻武器、卫

¹¹² 如 Masani、Hay al Matar 和 Hay el Rahman。

¹¹³ 参与行动的军事消息人士告诉专家小组，在尼亚拉空袭中使用了一架安东诺夫 An-12 型飞机。苏丹武装部队空军拥有 5 架安东诺夫 An-12、1 架安东诺夫 An-26 和 4 架安东诺夫 An-30/32 型飞机。

¹¹⁴ 本节所依据是与监督拦截行动的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高级指挥官和成员、密切参与行动的个人以及快速支援部队地方指挥部人员进行的 14 次访谈，并通过苏丹解放力量联盟/詹纳派提供给专家小组的录像片段得到证实。

¹¹⁵ 本节所依据的是与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的指挥官和战斗人员以及法希尔的军事消息来源和居民进行的 18 次访谈，并得到 2024 年 5 月至 11 月经核实的视频证据的支持。

¹¹⁶ 4 月中旬以来进行了几次空投，包括 4 月 16 日和 26 日；5 月 13 日、18 日和 24 日；6 月 5 日和 22 日；8 月 22 日、24 日和 27 日。来自法希尔的录像和目击者证词证实了这些空投。空中补给主要有两种方法：降落伞空投和从低空滑落货盘。苏丹武装部队更频繁使用降落伞空投，以此缓冲着陆，更安全地运送补给，不过这会使观察人员更容易看到空投。

星电话、食物、药品和现金。¹¹⁷ 专家小组对来自法希尔的一段录像所作分析显示，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战斗人员将空投的 23x152 毫米炮弹拆箱，用于 ZSU-23 高射炮系统。¹¹⁸ 自 2024 年 4 月以来，空投成为苏丹武装部队及其盟友的唯一再补给渠道，因为快速支援部队在 Mellit 周围加强了阵地并切断了陆路路线。在 Um Barru 进行了更多空投(见第 11 段)，运送了重要物资，以支持效忠苏丹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开展“沙漠”战役。¹¹⁹

F. 达尔富尔军火黑市的扩散¹²⁰

106. 武器扩散助长了达尔富尔各地军火黑市的扩张。专家小组从尼亚拉的 Al Malaja 和 Al Qadra 市场获得了信息，那里的军火主要来自流散和收缴渠道。¹²¹ 这包括 2023 年 11 月接管南达尔富尔期间，快速支援部队从苏丹武装部队小股部队和指挥所缴获的物资，以及从喀土穆和其他活跃前线转来的库存物资。¹²² 据报告，返回南达尔富尔的快速支援部队战斗人员出售了在战场上获得的武器，有些人携带多种火器转售。¹²³

表 4
可在军火黑市获得的武器

武器类型	价格(苏丹镑)	价格(美元)	注
FN FAL 7.62x51 毫米	1 500 000	600	—
卡拉什尼科夫型	450 000-600 000	170-230	各种型号
Tokarev 步枪(Norinco CQ 3-56 仿制)	2 000 000-2 500 000	770-960	由于价格高和弹药稀缺，销量不佳
德什卡重机枪	不详		重型武器，有售

107. 在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特别是在北达尔富尔的 Saraf Umrah 和 Kabkabiyah 以及西达尔富尔的 Habila，出现了更多的军火黑市。

¹¹⁷ 多个独立消息来源对此予以证实，而且还与先前的调查结果进行了交叉对照。

¹¹⁸ 视频质量不佳，使得很难确定生产日期。

¹¹⁹ 更多信息已在秘书处存档，可供查阅。

¹²⁰ 本节所依据的是与尼亚拉居民及南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快速支援部队战斗人员的 18 次访谈，他们提供了对武器市场动态的见解。

¹²¹ 从这些市场收集的数据包括武器类型、价格、来源、弹药供应、销售模式、买方/卖方概况和武器来源。

¹²² 例如，Munwashi 军营和卡斯。

¹²³ 更多信息已在秘书处存档，可供查阅。

十二. 建议

108.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

(a) 再次提醒达尔富尔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义务，包括保护妇女和儿童在内平民免遭暴力侵害的义务，并提醒交战方，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c)段，违反国际人道法或犯下其他暴行的人可能受到定向制裁；

(b) 再次要求苏丹政府根据安理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6 段，立即停止在达尔富尔地区内和上空进行进攻性军事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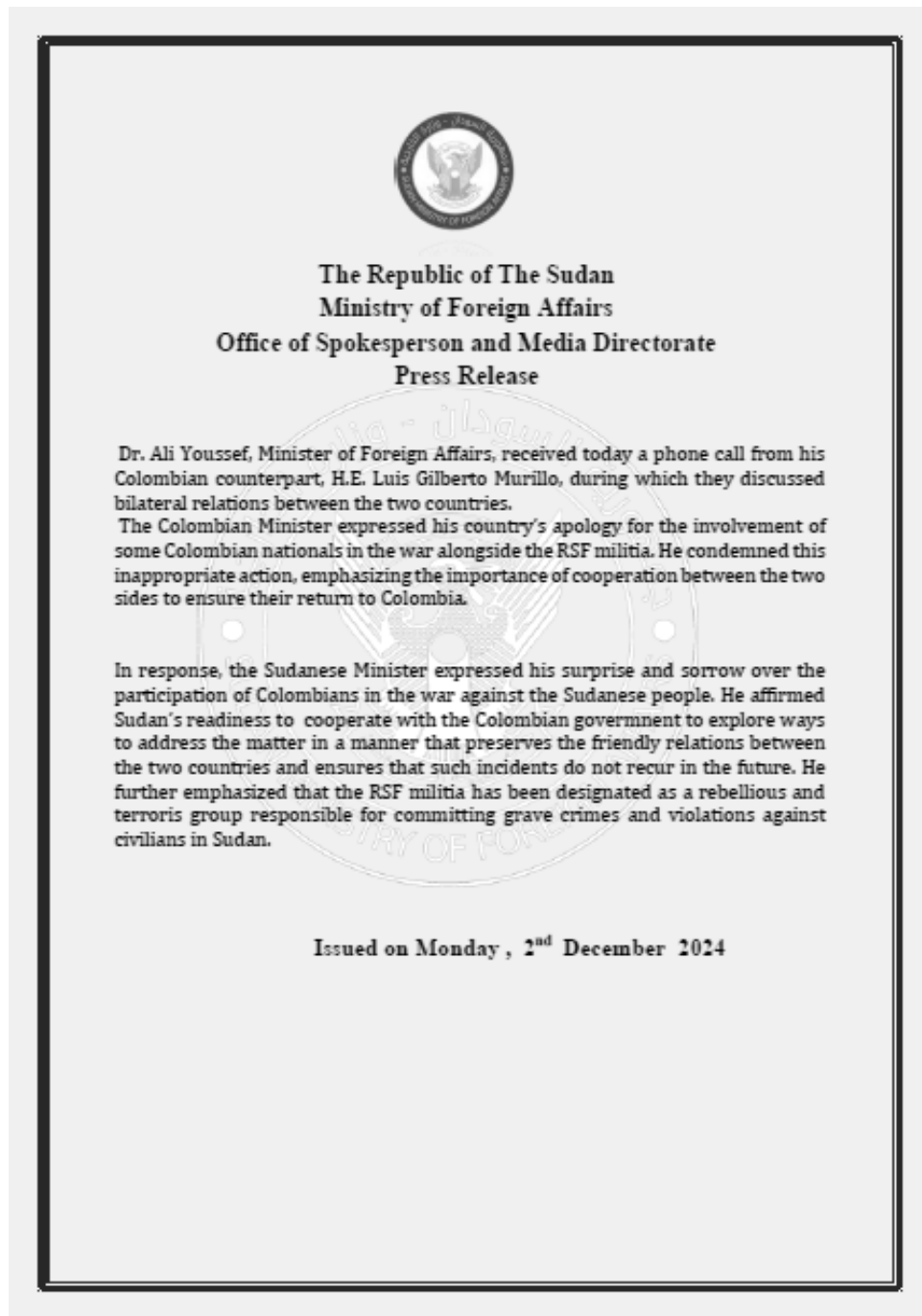
(c) 提醒冲突各方，根据安理会第 1556(2004)号决议第 7 和 8 段，他们在涉及向达尔富尔转让军火和军用物资问题上，负有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此外重申可根据安理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 段(c)指认违反军火禁运者，对其采取定向措施。

附件

Annex 1: Methodology

1. The Panel strived to adhere with the methodological standards recommended by the Informal Working Group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General Issues of Sanctions (S/2006/997). Those standards call for reliance on verified documents and, wherever possible, on first-hand, on-site observations by the experts themselves, including photographs (paragraph 22). Furthermore, the Panel endeavoured to ensure that its assertions were corroborated by solid information and that its findings are substantiated by credible sources (paragraph 23).
2. When physical inspection was not possible, the Panel sought to corroborate information using multiple, independent sources to appropriately meet the highest achievable standard, placing a higher value on statements by principal actors and firsthand witnesses to events.
3. The Panel used satellite imagery procu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from private providers to support investigations, as well as open-source imagery.
4. While the Panel wishes to be as transparent as possible, in situations in which identifying sources would have exposed them or others to unacceptable safety risks, the Panel decided not to includ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and instead relevant information was shared amongst at least two Panel members and is on file.
5. The Panel reviewed social media, but no information gathered was used as evidence unless it could be corroborated using multiple independent or technical sources, including eyewitnesses, to appropriately meet the highest achievable standard of proof.
6. The Panel used photographic evidence obtained from the public domain and provided by sources. However, photographs were not used as evidence unless corroborated by multiple independent experts, such as geolocation specialists and metadata analysts. In cases where this was not possible, photographs were only accepted as evidence if corroborated by at least three independent sources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time and place where the photographs were taken.
7. All airstrikes were verified using a combination of at least three independent sources, including on-the-ground interlocutors, eyewitness accounts, open-source reporting, geolocation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and geo-located satellite imagery which confirmed ground damage coinciding with specific airstrike.
8. The Panel has placed importance on the rule of consensus among the Panel members and agreed that, if differences and/or reservations aris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port, it would only adopt the text,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by a majority of four out of the five members. In the event of a recommendation for designation of an individual or an entity, such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done based on consensus.
9. The Panel is committed to impartiality in investigating incidents of breaches to the sanctions regime by all parties.
10. The Panel is equally committed to the highest degree of fairness and has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reply to Member States,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in most incidents that are covered. Their response has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Panel's findings.
opportunity to reply

Annex 2: Press Release by the Republic of the Sud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and Media Directorate, 2 December 2024, on a phone call from the Colombi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H. E Luis Eduardo Murillo, to Dr. Ali Youssef,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Sudan, apologizing for the involvement of Colombian nationals with the Rapid Support Forces.



Annex 3: SAF Airstrikes across Darfur¹²⁴

Map of Darfur providing examples of indiscriminate airstrikes in each of the five Darfur states. All airstrikes were verified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at least 3 different sources including: on the ground interlocutors, eyewitnesses, open-source reporting, geolocation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and geo-located satellite imagery confirming damage on the ground.



Map showing locations of five airstrikes, case extracts detailed below; one per state in Darfur. All airstrikes were verified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at least 3 different sources including: on the ground interlocutors, eyewitnesses, open-source reporting, geolocation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and satellite imagery confirming damage on the ground.

Source: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Credit: Esri, HERE, ©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 and the GIS User Community.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Final boundar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Sudan and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¹²⁴ Case studies are on file with the Secretariat, available upon request.

Annex 4: Press Communiqué of the Coalition of Patriots for Change (CPC), July 26, 2024

COALITION DES PATRIOTES

POUR LE CHANGEMENT

COORDINATION GENERALE

COORDINATION MILITAIRE

ETAT MAJOR GENERAL

N°_036/ CPC /CG /CM/SP.024



REPUBLIQUE CENTRAFRICAINE

Unité – Dignité – Travail

**COMMUNIQUE DE PRESSE DE LA
COALITION DES PATRIOTES POUR LE
CHANGEMENT (CPC), RELATIF A LA
SITUATION DANS NOTRE PAYS LA
REPUBLIQUE-CENTRAFRICAINE.**

L'histoire des nations est jalonnée d'épisodes tragiques, qui exigent des peuples un sens du sacrifice très élevé. Les femmes et hommes placés en situation de responsabilités doivent s'élever à la hauteur des enjeux et prendre les décisions dictées par les situations, en prenant la mesure de leur complexité. La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ne fait pas exception à cette loi de l'histoire. Les femmes et hommes, à quelque camp qu'ils appartiennent, aujourd'hui placés en situation d'exercer des responsabilités, se doivent d'en tirer toutes les leçons. La Coalition des Patriotes pour le Changement (CPC), qui regroupe diverses organisations patriotiques, en prend toute la mesure.

Face aux crimes multiples ciblant massivement et tout particulièrement certaines composantes de la population centrafricaine, de ce fait exposées à une extermination physique ; face au déni, par les gouvernants,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du peuple centrafricain ; confronté à l'autisme des responsables qui se sont succédé à la tête de l'Etat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lesquels ont conçu, planifié et mis à exécution une politique d'exclusion et d'extermination, des patriotes filles et fils de la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ont été dans l'obligation morale de prendre leurs responsabilités face à l'histoire, en conformité avec les dispositions pertinent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qui reconnaît aux peuples opprimés le droit d'assurer leur survie. C'est dans ce cadre et en réponse à cette nécessité, que diverses organisations ont vu le jour le... comme mouvements politiques par vocation, militaires par nécessité.

Toutefois, ces mouvements politico-militaires, depuis leur création, ont toujours prôné le dialogue comme moyen privilégié de résolution de la mal gouvernance

Annex 5: SAF aligned joint force campaign against RSF logistics, background

The pattern of fighting in El Fasher was replicated in the desert locations of North Darfur, key areas for supplies through which fuel, ammunition, and military equipment has been moving from eastern Chad and southern Libya to Sudan since the onset of the current conflict in Sudan.

SAF-aligned Zaghawa groups, led by SLA/MM and the GSLf/Janna faction, had been coexisting and using the same supply roads throughout 2023. Loss of control over these key supply routes would seriously impair RSF's ability to conduct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not just in Darfur but in other parts of Sudan. Whoever prevails in this territory would likely have the upper hand in the broader conflict in Darfur and the Sudan.

Similar to their tactics deployed at the beginning of war in El Fasher, from January to March, SAF conducted airstrikes against RSF's position around Zuruk. Without ground forces to capitalize on its airstrikes, SAF's campaign was limited impact on RSF logistics.

By June, as the battle in El Fasher was reaching its peak, SAF started relying on the local Zaghawa forces. In armed confrontations with RSF both in Zuruk and Wadi Ambar, SAF leveraged Zaghawa's knowledge of the terrain and the supply routes to dynamically engage RSF on the ground, in at least three confrontations which transpired on 3 June, 13 June and 14 July. Several Zaghawa commanders emerged during these battles, including:

Brigadier General Munir Hamid Arabia (Munir Malong):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GSLf/Juma faction, commander of Wadi Ambar and Wadi Hawar.

- Abdelaziz Miri: Mobile commander for SLM/MM in Wadi Hawar.
- Jerwa Abaker (Suni): Field commander for SLM/MM in northern Wadi Ambar.

Salah Mustafa (Salah Jok), a Zaghawa and former SLA/AW Inspector General previously stationed in Libya. Although Salah Mustafa fought alongside government forces independently in these battles, his role remains significant, as he was the main figure in SLA/AW, alongside Karjakola in in Libya (See Panel final report S/2021/40).

Annex 6: Response to the Panel's correspondence to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dated 17 December 2024

Republic of the Sudan

Permanent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جمهورية السودان
البعثة الدائمة لدى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نيويورك
المندوب الدائم

No: SUN/324/2024

December 17, 2024

Dear Ms. Moncada,

I have the honor to refer to your letter dated 27 November 2024 regarding the Panel of Experts'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irstrikes conducted by 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 (SAF) in Darfur.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udan, I wish to reaffirm our full commitment to cooperating with the Panel and addressing any concerns raised.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clarifications:

1. Nature and Role of the SAF:

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 (SAF) is a professional, non-partisan, and non-tribal institution that derives its authority from the 2019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and operates under 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 Act of 2007 (Amended 2019). It remains committed to upholding the Co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all treaties ratified by the Republic of Sudan, as well as respecting the customs and principles of warfare.

2.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Duties of the SAF:

The SAF bears th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defending Sudan's sovereignty and protecting its people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reats. This duty is enshrined in domestic law and supported by Article 51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Right to Self-Defense). The current armed

conflict stems from an insurgency initiated on April 15, 2023, when the Rapid Support Forces (RSF) refused to obey legitimate military orders. This rebellion has escalated into widespread violence, threatening Sudan's sovereignty, constitutional order,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t developed into a full pledged war of aggression sponsored by UAE.

3. RSF Insurgency and Atrocities:

The RSF has conducted large-scale terrorist and destructive operations across Sudan, particularly in Darfur, Gezira, Kordofan, and Blue Nile. Their actions include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such as ethnic cleansing, genocide, de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hostage-taking, child recruitment, and the use of civilians as human shields. These atrocities, supported by regional powers including the UAE and Chad, constitute a direct viola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1591 (2005) and 2736 (2024). They are now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ICC.

4. Clarification Regarding Airstrikes:

The SAF's military doctrine is inherently defensive, as stipulated by domestic law and reflected in the designation of the relevant ministry as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While the figure of 100 airstrikes cited by the Panel is inaccurate and the sources questionable, it must be clarified that all SAF air operations are defensive, preventive, or humanitarian in nature. The SAF's actions are carried out in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HL), particularly the principles of distinction, military necessity, and proportionality.

5. Targeting and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he SAF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IHL during all military operations:

- **Distinction:** SAF airstrikes are strictly limited to legitimate military targets that make an effective contribution to enemy operations. Civilian objects are never deliberately targeted.
- **Military Necessity and Proportionality:** The SAF ensures that any incidental loss of civilian life or damage to civilian objects is proportional to the anticipated military advantage.
-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he SAF employs rigorous procedures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cluding:
 - Use of targeting and engagement cells within command structures, consisting of operational staff, legal advisers, and intelligence officers to validate targets and ensure compliance with IHL.
 - Issuance of prior warnings and advisories to civilians to avoid military zones and insurgent gatherings. Notable exampl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circulars:
 - May 11, 2023
 - May 19, 2023
 - July 20, 2023
 - July 24, 2023
 - December 10, 2023
 - March 26, 2024.

6. RSF Violations of IHL:

The SAF wishes to highlight the RSF's systematic use of civilian facilities as military bases, storage depots, and launch sites for attacks. Such violations are in clear contravention of Article 51(7) of the First Geneva Protocol, which prohibits the use of civilians as human shields. The RSF has al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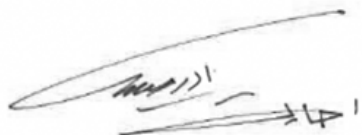
obtained sophisticated weapons through regional support, including deliveries from the UAE via Umm Jars Airport in Chad and military bases in Libya.

7.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he SAF remains committed to fulfilling its co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while defending Sudan'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ll military operations are conducted with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s of IHL, ensuring that the SAF fulfills its duty to protect civilians and restore stability in the country.

In conclusion, the SAF's actions are justified under Sudanese law,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UN Charter. We urge the Panel of Experts to consider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ongoing war of aggression and the extensive violations committed by the RSF.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remains committed to cooperating with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its relevant bodies to address all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Please accept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Al-Harith Idriss Al-Harith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Ms. Laura Victoria Bernal Moncada
Coordinator Panel of Experts on the Sudan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591 (2005)